


日本文学经典
电影大师宫崎骏的《千与千寻》的起点

银河铁道之夜

宫泽贤治童话

宫泽贤治 著 周龙梅 译



令人感动的一本书
心が揺れた一冊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宫泽贤治

被誉为日本的国民作家。一生仅活了三十七个年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人与作品一样，单纯而又复杂，既是一位童话作家，又是一个诗人、教师、农艺改革指导者，还是一位悲天悯人的求道者……确实，很难对这位“代表日本的国民作家”做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他的作品很多被编入了日本的小学国语教材。在日本，男女老幼都可以对他的作品朗朗上口。他的童话，超越了年龄的界限，小孩子读，有童趣；中年人读，有反思；老年人读，有安抚。

1998年，日本《文艺春秋》杂志进行了一项题为“20世纪你最喜欢的十种日本著作和十种海外著作”的调查，宫泽贤治的童话《银河铁道之夜》名列第十二名。

2000年，日本《朝日新闻》又进行了另外一项调查，由读者自由投票，选出“这一千年里你最喜爱的日本文学家”。宫泽贤治名列第四，远远超过了太宰治、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以及村上春树等。

著名导演宫崎骏执导的影片《千与千寻》，其原点就在宫泽贤治的《银河铁道之夜》里。

孤高而浪漫的儿童文学巨匠(代序)

彭懿

引子

1933年9月,日本有一个人与世长辞了。

这是一个孤高的人,如果说他是一位童话作家的话,但这个人人生前仅仅是自费出版了一部童话集,而且连一本也没有卖出去。他留下来的,绝大多数是没有发表过的手稿。

然而,这个人在死后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声誉。如果说出来,可能会让人瞠目结舌,不要说一套套全集了,仅仅是关于他的人及作品的研究专著,就有几百部之多。

这个人名叫宫泽贤治。

有人说,宫泽贤治的死,意味着巨大的“诞生”。也就是说,其文学被其肉体的生命之火点燃,获得新生。

宫泽贤治一生仅活了三十七个年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人与作品一样,单纯而又复杂,既是一位童话作家,

又是一个诗人、教师、农艺改革指导者，还是一位悲天悯人的求道者……确实，很难对这位“代表日本的国民作家”做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在日本，宫泽贤治这个名字早已是家喻户晓了。

1998年，日本《文艺春秋》杂志进行了一项题为“20世纪你最喜欢的十种日本著作和十种海外著作”的调查，宫泽贤治的童话《银河铁道之夜》名列第十二名。

2000年，日本《朝日新闻》又进行了另外一项调查，由读者自由投票，选出“这一千年里你最喜欢的日本文学家”。宫泽贤治名列第四，远远超过了太宰治、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以及村上春树。

那么，宫泽贤治是怎样一个人呢？

他的童话，又是怎样的童话呢？

贤治的生涯

1. 花卷

花卷，一个让人想到花如长卷的名字。

但至少在上上个世纪的1896年，它是多灾多难的。这一年，又是天灾不断的一年。

初夏了，原野上仅仅开出了零零星星的几朵小花。

又是一个冷夏。尽管花卷拥有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名字，但它却总是与厄运相伴。这一年更是破天荒了，花卷所在的日本东北的岩手县，厄运简直一天也没有消停过，先是三陆大海啸死了一万八千多人，接着又是洪水泛滥、冷夏、陆羽大地震……

那时的花卷，还是一个闭塞的小镇。少说也要等上十七年，岩手轻轨铁道才会延伸过来。

不过，如果不是遇到这样的一个灾荒年，在将近大半年风雪弥漫的冬季过去之后，选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围着花卷转上一圈，还是相当美丽的一个地方。一条名叫北上川的大河，从它的边上淌过，湿润的河岸上开出了一簇簇浅白色的花。东边，是早池峰山；而西边，则是山形酷似富士山的岩手山了。

只不过在这一年以前，还绝少有人在河边驻足，还绝少有人向山那边眺望。

然而，从这一年以后的三十七年里，会有一个瘦弱而孤高的人，长久地站在河边，举目眺望它们了。

这一年的8月27日，一个男婴在花卷的一户姓宫泽的人家里呱呱坠地了。

这个男婴就是宫泽贤治。

2. 少年时代

贤治是长子，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在贤治的成长过程中，有几个人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第一个是他的父亲。

贤治的父亲名叫政次郎，他虽然继承了祖传的家业，经营着当铺、旧衣行，但却是一个爱好读书之人。因为弟弟年幼夭折，他成为了一个热心而又虔诚的佛教徒，他信奉的是净土真宗，是花卷佛教会的中心人物。他不但领着家人每天早上站在佛坛前诵念佛经，而且还经常带着贤治去烛火飘摇的寺院听僧人讲经。

贤治还有一个笃信佛教的伯母，他两岁时，伯母为他唱的摇篮曲就是《正信偈》以及《白骨御文》等经文。

在这样一种宗教的氛围中长大的贤治，自然一生都无法与宗教割裂开来了。

至于文学上的启蒙，最早的一个人可能要算是贤治祖母的妹妹了。贤治六岁那年因患痢疾住院时，她一直守候在他的身边，他从她那里听到了不少民间故事。

但最重要的一位，则是他的恩师、小学三四年级时的班主任八木英三了。他曾多次在课堂上为贤治他们读外国童话，这无疑在贤治的心里播下了一颗童话的种子。

许多年以后，当贤治追溯起自己走上文学之路的动机时，曾这样说过：“我的童话及童谣的基本思想，是在普通小学三年级到四年级时形成的。那时，先生不是给我们讲过《太一》、

《海里有盐的原因》等一个个故事吗？那时我只是出神地畅游在梦的世界里。我现在所写的一切，不过是那个梦的世界的再现而已。”

3. 盛冈中学时代

1909年，十三岁的贤治考入盛冈中学。

就读中学以后，贤治除了更加热衷于采集矿、植物标本以及制作昆虫标本之外，对自然也愈发迷恋了。

二年级的时候，贤治头一次登上了岩手山。岩手山是岩手县境内的一座海拔2041米的休眠火山，山顶常常是白雪冠顶。这座山，日后成为贤治众多作品的舞台。以至于有人这样说：如果说到太宰治的山，就是富士山；而说到贤治的山，就是这座岩手山了。

这一时期的山野经验，后来也都成为贤治创作童话的素材之一。

中学时代，贤治开始接触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俄罗斯作家的作品，爱默生的哲学著作也让他着迷。

中学时代的最后一年，他的学习成绩开始急剧下降，四年级结束的时候是九十名中的第四十二名，到毕业时，已经是八十八名中的第六十名了。退步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当初祖父不同意他上中学，虽然最终父亲同意了他上学的请

求，但他太清楚自己今后的归宿了，那就是还要回到当铺和旧衣行，去子承父业。这一方面让他失望，一方面也让他反感，他实在是不想去继承这种以榨取贫苦农民为手段的家业。

4. 盛冈高等农林学校时代

1914年，即中学毕业这一年，贤治读到了岛地大等编著的《汉和对照妙法莲华经》。它令他异样地感动，这部法华经的佛典甚至影响了他整个的一生。

还有一本书，对贤治的物质观、宇宙观的形成也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那就是片三正夫的《化学本论》。

1915年4月，贤治如愿以偿，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盛冈高等农林学校。

也就是在盛冈高等农林学校，二十岁的贤治开始了最初期的文学创作。他先是在《校友会会报》上发表短歌，接着又和友人们一起创办了杂志《杜鹃》，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短篇作品及小品。

1918年，也就是他从盛冈高等农林学校毕业的那一年，二十二岁的贤治写出了被认为是他的童话处女作的《蜘蛛、蛞蝓和狸》、《双子星》，他曾给弟妹朗读过。

这一年，贤治读到了安徒生的童话《没有画的图画书》。

5. 稗贯农业学校教师时代

1921年1月，二十五岁的贤治因为与父亲在宗教信仰上的冲突，一个人突然离家出走。

贤治来到东京，一边参与信奉法华经的宗教团体国柱会的街头布教，一边在东大赤门前的文信社誊写大学讲义，靠打零工谋生。这是一段十分清苦的日子，据说他只靠水和马铃薯度日。

然而，在这段时间里，贤治的童话创作却一发而不可收拾，像《渡过雪原》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贤治曾对他的恩师八木英三讲过：“一个月里写了三千页稿纸。到了作品的结尾处，字一个个从稿纸里跳了出来，向我点头行礼。”

这一年的8月，因为妹妹敏子患病的消息传来，贤治带着一箱子的原稿回到了离开了大半年的故乡。

12月，贤治成为稗贯农业学校的教师。

一年后的1922年11月，他最爱的妹妹敏子与世长辞了。这对贤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一生都无法摆脱这个阴影。悲痛欲绝的贤治不仅写下了《永诀之朝》、《无声恸哭》等哀悼的诗篇，在他的许多作品里，比如像《银河铁道之夜》等，也都能隐隐约约地看到敏子的影子。

从1921年12月到1926年3月底，贤治一共在稗贯农业

学校度过了四年多的时光。回忆起那段日子，贤治说那是“一段愉快而又明朗的日子”。其间，除了因妹妹敏子之死而有半年没有写作之外，他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写作。

诗集《春与修罗》、童话集《名目繁多的餐馆》，都是贤治在稗贯农业学校任职期间自费出版的。

6. 罗须地人协会时代

从农业学校辞职以后，贤治又一次离开了家，一个人来到下根子樱的住宅开始了独居自炊的生活。

这是1926年的4月，贤治三十岁。

这一年的8月，贤治创办了旨在传授农艺科学文化知识的“罗须地人协会”，还写下了《农民艺术概论纲要》一文。它集中体现了贤治的思想，其中的“在全世界没有获得幸福之前，是不能有个人幸福的”、“寻求世界的真正的幸福，即是我的求道之路”等观点，都渗透在他的作品之中。

7. 晚期

这之后，贤治一直致力于农业的改良与施肥技术的指导，1928年9月，终因积劳成疾卧床不起了。

12月，被确诊为急性肺炎。

人生的最后五年，贤治基本上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他的病

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还曾当过一阵子碎石场的技师。或许是意识到自己的来日无多了，更多的时间，贤治是在病床上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他那些没有发表过的作品。

1933年9月20日，贤治的病情开始恶化。

9月21日，清贫而又孤高的贤治终于闭上了眼睛，走完了他那短暂的一生。

贤治只活了三十七个年头。

贤治的童话

1. 贤治童话的界定

贤治走了，走了的贤治为我们遗留下一个庞大的作品群。

除了诗，绝大多数是童话。

——这里需要插上一句的是，日本对于“童话”这个词的界定，远不像我们那样清晰，至少在贤治的时代，童话几乎就是儿童文学的代名词。所以，尽管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贤治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没有一点童话的影子，完全就是小说，但我们还是“入乡随俗”，按照日本对贤治文学的分类方法，姑且把贤治除诗以外的作品统称为童话吧！

这是我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

因为在稍后所展开的对作品的论述中，除了童话，我还在

相当多的篇幅中，时不时地提到幻想小说(ファンタジー)这个概念，如果不说清楚，这太容易让人混淆了。

对于贤治的作品，日本也有人提出了“童话”与“少年小说”之分，其实，不要说旁人了，就是贤治本人，也把自己的某些作品称为“少年小说”，但可能是为了避免混乱，更多的场合下，贤治的作品还是被归类于童话。

比如，日本最权威、影响也最大的筑摩书房版《新修宫泽贤治全集》，就将贤治的作品简单地分成了两大类：诗与童话。

它一共有十七种，分目如下：

- (1)短歌·俳句
- (2)诗 I
- (3)诗 II
- (4)诗 III
- (5)诗 IV
- (6)诗 V
- (7)诗 VI
- (8)童话 I
- (9)童话 II
- (10)童话 III
- (11)童话 IV
- (12)童话 V
- (13)童话 VI

(14) 童话Ⅵ

(15) 杂纂

(16) 书简

(17) 别卷

2. 未完成即完成

贤治的童话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

因为贤治生前除了自费出版过一本童话集《名目繁多的餐馆》以及零星地发表过几篇作品之外，绝大部分的童话都未能问世。用上笙一郎在《儿童文学概论》中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原稿都处于一种长眠的状态之中”。

其实，又岂止是躺在那里长眠不醒，根本就是未完成。

贤治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作家，倒不是他别的什么地方“另类”，而是他永远地处于一种改稿的作业之中，无休无止。

不要说那些未完成的作品了，就是那些明明已经发表过的作品，贤治还会不厌其烦地对它一遍又一遍地加工润色。

这就是贤治。

比如《渡过雪原》在杂志上刊载之后，贤治就把它一页一页地撕了下来，在空白及行间又用钢笔、毛笔、铅笔对它重新进行了一次修改，而且修改的幅度还相当大，以至于学者在编纂《校本宫泽贤治全集》时，不得不把在杂志上发表过的《渡过雪原》与大规模修改过的《渡过雪原》同时收入到全集中去，一篇称之为“杂志发表形”，一篇称之为“发表后修改形”。

除此之外，贤治一篇童话的形成也极其复杂。

比如，贤治曾写过一篇名为《波拉恩广场》的作品，后来他又把它扩写成《波拉诺广场》，其中还插进了早先写过的一篇散文《毒蛾》。再比如，《郁金香的幻术》这篇童话，也是根据另外一篇作品《年轻的磨刀匠》的一章改写而成的。

所以，即使是同一篇作品，也往往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形态。日本的研究者们倒也聪明，他们索性把前面的那篇称之为“初期形”，而把后面的那篇称之为“最终形”。

《风又三郎》就分别有一个“初期形”与“最终形”。

不过，最典型的例子，可能要算是《银河铁道之夜》了。这部被后人称之为“永远的未完之作”的不朽杰作，几乎是贯穿了贤治的整个生涯。他先后写了四稿，因为第一稿及第二稿仅残存了一部分，所以第三部和第四部就分别成为了“初期形”和“最终形”。这里必须添上一笔的是，即便是“最终形”，实际上也是未完成的作品。

正因为贤治的作品大多数都是未完成之作，所以相当一部分的草稿都失传了，流传下来的，有些还是别人的誊写稿。当然，这其中的缺字、漏字，甚至缺页、整段整段丢失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了。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无疑，这也增加了读者阅读贤治作品的难度。

贤治生前在《农民艺术概论纲要》一文的“结论”里写道：

“永久的未完成即完成”。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道出了贤治文学的本质吧！

3. 贤治童话诞生的背景

说到背景，就不能不提到《赤鸟》杂志与它所发起的“童心主义艺术运动”了。

贤治的童话，除去晚年的几篇写于1931、1932年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写于1921年到1926年的“大正时代”。即便是晚年的作品，初稿也是收笔于大正时代。

这段时间，日本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呢？

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了日本的经济，使得资本主义急速地发展起来。伴随着经济的腾飞，西方的种种思潮，诸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新理想主义、人道主义也纷纷涌入，使得日本的教育与文化的理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转变，当然影响到了当时的儿童文学。正像上笙一郎所说的那样，“正是以此为基础，近代的儿童观才扎下根来，儿童文学才有了新的展开的可能”。

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展开”，就是《赤鸟》的创刊。《赤鸟》是一本童话杂志，它的主编铃木三重吉是夏目漱石的弟子，新浪漫派小说作家。《赤鸟》作为“创作艺术的童话与童谣的最初的文学运动的杂志”，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把日本的

儿童文学带到了童话的全盛时期。

另外，当时安徒生童话也被引介到了日本，铃木三重吉就亲手翻译过安徒生的童话。

这些都成为了贤治创作童话的契机。

4. 创作童话的动机

这些毕竟不过是一个外部的大背景而已，那么，促使贤治创作童话的内因又是什么呢？

说到动机，梅原猛认为贤治写童话的动机是“出自自己世界观的必然。对他来说，显然动物、植物、山川都和人类一样具有一种永恒的生命……在童话中，动物与人类具有对等的意义。这里描写的是动物与人类所拥有的共通的生命的命运。贤治并不想以童话来讽刺人类世界，改良人类世界，而是以揭示人类应该怎样与动物等天地自然的生命立于亲爱的关系之上”。

西本鸡介又进一步补充了梅原猛的观点，他写道：“对于贤治来说，叙说对宇宙生命的信仰，再也没有比童话与诗更适合的形式了。正是凭借这种让看不到的东西看见、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表现力，才能把浮现于自己心灵的真实、科学与宗派融合的真正理想世界，以触及人类灵魂的形式描绘出来。”

然而，就算是有了这样的动机，一个远离东京、身处穷乡僻

壤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又怎么能写出那么多传世的名篇呢？这恐怕仅用“天才”两个字是难以概括的吧？

贤治是天才。

贤治是一个拥有非凡幻想力的天才。

但是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的外部原因也是不能忽视的。比如，濑田贞二就把造就贤治成为一名童话作家的外部原因分成了四个方面，一是乡土的自然，二是乡土的民俗，三是宗教，四是学识。

5. 作品群

贤治一生一共写了长长短短一百多篇童话。

按照他自己的分类方法，他把自己的作品分成了“村童素描”（如《风又三郎》）、“佛教童话”（如《贝火》、《夜鹰之星》、《雁童子》）、“社会批判·社会讽刺童话”（如《奥侈倍尔与大象》、《猫儿事务所》）、“社会改良主义童话”（如《波拉诺广场》）等多种。

濑田贞二则独辟蹊径，从作品完成的时间上入手，把贤治的童话创作分成了三个阶段，即初期、中期与后期。这种分类方法的好处在于一目了然，一是可以对作品的性质做一个比较，二是一眼就可以看出哪一时期写了哪些作品。

初期（22～24岁）《双子星》、《贝火》、《夜鹰之星》、《山

梨》。

中期(25~29岁)《名目繁多的餐馆》、《狼林、筐箩林与盗林》、《鹿舞起源》、《渡过雪原》、《橡子与山猫》。

后期(30~37岁)《奥侈倍尔与大象》、《大提琴手戈修》、《风又三郎》、《滑床山的熊》、《银河铁道之夜》。

续桥达雄更是根据内容,把贤治童话分成了三大板块。第一部分是“着眼于生命本身所肩负的根源性的问题”的作品,如《夜鹰之星》、《贝火》、《狼林、筐箩林与盗林》、《鹿舞起源》、《水仙月四日》等。第二部分是“与现实社会有关的视点”的作品,如《奥侈倍尔与大象》、《滑床山的熊》、《猫儿事务所》等。第三部分是晚年的作品,准确地说,是他晚年又进行了最后一次推敲的作品群,如《古斯克·布都利传记》、《波拉诺广场》、《风又三郎》、《大提琴手戈修》、《银河铁道之夜》等,都是对他毕生追求的“对人来说,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应该怎样才能使整个世界获得幸福”的问题的一个解答。

6. 惟一的一部童话集

尽管贤治写出了那么多的童话,但生前却遭到了冷落。

而且,最耐人寻味的是,这种空前的冷落还是来自于当时的儿童文学界。

贤治也不是没有投过稿,但大多失败了。

1923年正月的一天，贤治把装了满满一箱子的原稿，拿到了当时住在东京的弟弟宫泽清六那里，请他送到出版《儿童之国》的妇人画报社。这批原稿的命运当然是可想而知了。

1925年，为贤治童话集《名目繁多的餐馆》画插图的画家菊池武雄，也曾把贤治的原稿送到了《赤鸟》杂志社，但被主编铃木三重吉一口回绝了。

无奈的贤治只能把作品投到一些地方报纸或是默默无闻的同人杂志上。

《名目繁多的餐馆》，是贤治1924年12月自费出版的一本童话集，也是他生前出版的惟一本童话集。

而为他出版这本书的，也不是什么专门出版儿童书的出版社，虽然书上印着“杜稜出版部、东京光原社”，但实际上这是一家仅出版过一些《病虫害驱除预防便览》、《蝇与蚊与蚤》的小社。不过，出版人近森善一是贤治盛冈高等农林学校时的校友，比他低几年级。

《名目繁多的餐馆》一共收录了贤治的九篇童话，它们的排列顺序分别是：①《橡子与山猫》、②《狼林、笹林与盗林》、③《乌鸦的北斗七星》、④《名目繁多的餐馆》、⑤《水仙月四日》、⑥《山男的四月》、⑦《榭树林之夜》、⑧《月夜的电线杆》、⑨《鹿舞起源》。

贤治还专门为这部童话集写了一篇序：

我们即使没有足够的冰糖，却能够喝到纯净透明的清风和早晨桃色的美丽阳光。而且，我在田野和森林中，经常看见破旧不堪的衣服变成最美丽的绫罗和镶嵌着宝石的衣服。我喜欢这样的洁净食物和衣装。

我讲述的这些故事，都是树林、原野、铁道线、彩虹和月光赋予我的。

当我一个人走在榭树林的蓝色黄昏里，颤抖着立于十一月的山风中，我真的已经不能不怀着这样的感觉。我把这些真的好像发生过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写了下来。

所以，这些故事里，恐怕既有对你有用的地方，也有没什么用的地方。对此我难以区分。故事中也有莫名其妙之处，对此我也无法解释。

但是，我是多么希望这些小故事中的某些内容能成为你的纯净透明的真正的食粮啊！

这部童话集上的一篇广告，据认为也是出自贤治之手。因为它道出了贤治童话的神髓，后来成为了贤治童话研究者们经常引用的一段文字。

伊哈托布是一个地名。倘若非要寻找这一地点的话，可以认为是在大小克劳斯耕耘的原野、少女爱丽丝漫游的镜子王国

一般的世界里、特潘塔沙漠遥远的东北点、伊汶王国的远东。实际上，著者的心像中拥有的这般风景而又实际存在的理想之乡，是日本的岩手县。

既然如此，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了。人可以一瞬之间飞跃于冰云之上，随着大循环之风去北方旅行，也可以伏在红色花环下与蚂蚁交谈。

就连罪过和悲哀在这里也会变得圣洁光彩。

茂密的森林、风与影、夜来香、奇妙的都市、延伸至白令市的电线杆的行列，这里实在是一个奇异的乐园。这部童话集中的一系列作品，实际上是作者心象素描的一部分。是对少男少女期结束时起，到青春期中叶采取的一种文学形式。

文中的“伊哈托布”，是贤治虚构的一个地名，“大小克劳斯”出自于安徒生童话《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少女爱丽丝就不用说了，是卡洛尔《爱丽丝镜中游记》中的女主角。而“特潘塔沙漠”，则是印度诗人泰戈尔《新月集》中出现的一片幻想的沙漠。

这里我们来着重说一下“伊哈托布”。

《名目繁多的餐馆》在《赤鸟》上做广告时——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插曲，虽然铃木三重吉拒绝了贤治的童话，但是却毫不吝啬地在杂志上用整整一页的篇幅，为贤治的这部童话集登了一个广告——就在书名的前面，标上了“伊哈托布童话”几个字。

怎样来理解“伊哈托布”，是阅读贤治童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大藤干夫就写道：把心象中‘实在’的一个地方，而实际上又是不那么富饶的日本岩手县称之为“伊哈托布”，如何在视野中捕捉这“二重风景”，是解读贤治文学的一把钥匙。

那么，“伊哈托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

对此有种种不同的解释。境忠一的观点可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认为，“伊哈托布”在是岩手县的同时，又是反映贤治心象宇宙的一个名词，是现实去连接理想的一个观念的世界。

7. 贤治与安徒生、卡洛尔

前面在说到贤治创作童话的契机时，曾提到过一句安徒生对他的影响。

可以说，贤治的多篇童话都受到了安徒生童话的影响。

西田良子曾将贤治的《夜鹰之星》与安徒生的《丑小鸭》从头至尾进行了比照，结果她发现，在故事及构成上，它们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下面是她挑选出来的几个段落：

(1)《丑小鸭》

但是最后一个蛋里孵出来的小家伙还是很可怜，正因为它的

样子很丑，不仅是鸭子，连鸡也要啄它，推它，作弄它。

《夜鹰之星》

云雀一瞧见夜鹰，便露出极其厌恶的神情，闭上眼睛，将脸扭向一边。而那些多嘴多舌的小鸟，更是明目张胆地奚落夜鹰：“哼！又出来了。瞧呀，瞧它长得那个样子呀，真是给我们鸟儿丢脸！”

(2)《丑小鸭》

有只雄火鸡因为生下来脚上就有距，便自以为天生是个皇帝。它抖开羽毛趾高气扬，像一条鼓足风帆的船猛扑到小家伙跟前，咕咕直叫，叫得满脸通红。

《夜鹰之星》

老鹰对此十分介意，很不自在。每当见到夜鹰的时候，老鹰便耸起肩膀，吼道：“赶快给我改名字！赶快给我改名字！”

(3)《丑小鸭》

可怜的小家伙走投无路，委屈得要哭出来。因为它丑，成了整个鸭场嘲笑的对象……“那是我太丑吓着了它们。”小家伙说着闭起了眼睛。

《夜鹰之星》

夜鹰闭目沉思开了。我为何这么惹人讨厌呢？大概是由于我的脸上像抹上豆酱一样，嘴巴咧到耳朵那儿的缘故吧！

.....

(7)《丑小鸭》

我要向那些高贵的鸟飞去！它们会因为我这么丑还胆敢接近它们而把我啄死，但我毫不在乎。

《夜鹰之星》

太阳啊太阳！请把我带到您的身旁，即使把我烧死，我也心甘情愿。尽管我的样子丑陋无比，但燃烧时总会放出一点光芒吧！请您把我带走吧！

(8)《丑小鸭》

可它在清澈见底的水里看到了什么？那是它自己的倒影！那只笨头笨脑、灰不溜丢、奇丑而浑身冰冷粘湿的丑小鸭看不见啦，原来它自己也是一只天鹅！

《夜鹰之星》

又过了一会儿，夜鹰清醒过来了。它看见自己的身子正悄悄地燃烧，放射出萤火般美丽的青光。

通过这种对比，我们就不难看出两篇作品在人物、情节、主题以及描写上的相似之处了。

除了安徒生，对贤治影响最大的可能要算是夏洛尔了。

贤治写作童话集《名目繁多的餐馆》的1921年，正是文学童话蓬勃兴起的时代，但几乎还都是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或是生活型的童话，像卡洛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爱丽丝镜中游记》这样的幻想小说，不夸张地说，一部也没有。

“爱丽丝”系列在贤治的童话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童话集《名目繁多的餐馆》里所收录的作品，无一例外，采用的都是“从日常世界进入非日常的世界，然后再回到日常世界”这种非常经典的幻想小说的形式。

还不只是这些，像在《银河铁道之夜》这样的长篇中，也都或多或少可以看到“爱丽丝”系列的影子。西田良子举了一个验票的例子。《银河铁道之夜》的“焦班尼的车票”一章中，有一段列车员验票的故事，而在《爱丽丝镜中游记》的“镜中的虫子们”一章中，也有一个列车员验票的情节。

谷本诚刚在将《银河铁道之夜》与“爱丽丝”系列做了一番对比研究之后，甚至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银河铁道之夜》与“爱丽丝”系列存在着深刻的联系，许多地方，两部作品的主题都是共通的。

8. 是儿童文学，还是大人的文学？

贤治生前没有获得以《赤鸟》为中心的当时的儿童文学的主流的评价，死后，也是由于得到了儿童文学圈外人的承认，才逐渐被世人所认知。

贤治的童话之所以遭到了拒绝，西田良子说是因为它“过于强烈的个性”。

草野心平，这位为确定贤治在日本文学史中的地位而一直进行着不屈不挠的努力的诗人，在说到贤治童话的个性时，则用这样一句极端的话来概括了它与主流童话的反差：“如果以前的童话是童话的话，那么贤治的童话就不是童话；如果贤治的童话是童话，那么以前的许多童话就不是童话，贤治的童话可以说是落差如此之大的一个革新。”

其实就连贤治自己，也是对自己被排斥在儿童文学之外而耿耿于怀的。他当时就曾对别人说过：“如果这些童话得以出版，完全可以惊倒现在的日本文坛。”

不过，尽管贤治的童话被孩子们广泛阅读，但仍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贤治的童话是儿童文学吗？”

神宫辉夫就认为“贤治的童话是有符合儿童文学资格与不符合儿童文学资格的两种”，他举例说，像《土神与狐狸》、《大提琴手戈修》、《狼林、笛笏林与盗林》，可以算做是儿童文学，而像《雁童子》、《古斯克·布都利传记》、《银河铁道之夜》则不能算是儿童文学。

鸟越信也是这种论点的支持者，他也不认为《古斯克·布都利传记》、《银河铁道之夜》是儿童文学作品。

（作者彭懿系教育学硕士。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幻想文学作家，官泽贤治研究专家。）

目 录

孤高而浪漫的儿童文学巨匠(代序)	1
银河铁道之夜	1
大提琴手戈修	61
水仙月四日	81
夜鹰之星	92
山 梨	101
名目繁多的餐馆	108
猫儿事务所	
——一个小衙门的幻想	121
鹿舞起源	133
土神与狐狸	146
滑床山的熊	162
奥修倍尔与大象	
——一个牛倌的叙述	176
橡子与山猫	188
风又三郎	200

银河铁道之夜

一 午后的课堂

“同学们，有人说它像一条大河，也有人说它像一片牛奶流淌后留下的痕迹，这白茫茫的一片究竟是什么东西，你们知道吗？”

黑板上挂着一张漆黑的星空图，老师指着贯穿上下的白茫茫的银河问大家。

柯贝内拉立刻举起了手。随后，又有四五个同学举起了手。焦班尼也想举手，可又马上放了下来。的确，他好像什么时候在杂志上看到过，隐隐约约地记得那些是由无数颗星星组成的。可是，最近焦班尼每天连续在教室里打瞌睡，没有功夫看书，也没有书可看，因此，对一切事情都是糊里糊涂的。

老师很快就察觉到了。

“焦班尼同学，你知道吧？”

焦班尼从座位上蹿了起来，可当他站起来，却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扎内利从前面的座位上回过头来，看着焦班尼哧哧地笑。这下焦班尼的脸羞得更红了，更加张口结舌了。

这时，老师又问：

“当我们用大型望远镜仔细观察银河时，就会知道银河究

竟是什么东西了，是吧？”

绝对是星星啊！可是焦班尼却说不出答案来。

老师为难了，于是把视线移向柯贝内拉，指着他说：

“好吧，那么就请柯贝内拉同学来回答。”

刚才还是那么踊跃举手的柯贝内拉，这回却也扭扭捏捏地慢慢站起来，支吾了半天也回答不上来。

老师诧异地盯着柯贝内拉，然后迅速转向黑板说：“好了。”接着自己指着星图说，“用大型望远镜观察这片白茫茫的银河，我们就会发现无数颗小星星。是吧，焦班尼同学？”

焦班尼满脸通红地点了点头。但不知什么时候他眼里已是泪水汪汪。是的，我早就知道了，柯贝内拉无疑也是知道的。那是有一次在博士家里，也就是在柯贝内拉的父亲家里，和柯贝内拉一起读过的那本杂志上写的。读那本杂志的时候，柯贝内拉还跑到父亲的书斋里拿来一大本厚厚的书，翻开“银河”那部分给自己介绍。两人久久地欣赏黑黝黝满满一页星光闪闪的漂亮图片。这些，柯贝内拉怎么会忘记呢？他不会是真的回答不上来。最近，自己每天早晨和下午做工都很辛苦，上学时也不能跟大家欢快地玩耍，和柯贝内拉也说不上几句话。这一切，柯贝内拉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一定是在同情自己，所以故意装作答不上来的样子。想到这儿，焦班尼觉得自己和柯贝内拉都很可怜。

老师继续讲：

“好，如果我们把天河看作是一条大河，那么一颗颗小星星也就相当于河底的一粒粒石子和沙粒。如果再把它看作是一片流淌的牛奶，那它就更酷似天河了。也就是说，所有的星星恰如漂浮在牛奶中的那些微细的脂肪球。假如果真如此，这条河流的河水又是什么呢？那就是‘真空’，这种光线是以一定的光速传送的，太阳和地球恰好漂浮在这中间。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就生活在天河的河水之中。从天河的水中向周围观看便会发现，就像水越深越显得湛蓝一样，天河底越是深远，星星聚集得就越稠密，因此看上去白茫茫的。请大家看这个模型！”

老师指着里面有许多闪光沙粒的大型双面凸透镜，继续对同学们说：

“天河的形状正如这面凸透镜一样。我们可以把这一个个闪光的颗粒都看作是和我们的太阳一样自身发光的星球。我们的太阳大致位于这个中心，地球就在它旁边。同学们，晚上请大家站在正中间，观察凸透镜里的世界吧。这面凸透镜较薄，只能看到星星点点的颗粒。而这边和这边的玻璃晶体较厚，可以看到许多闪烁的晶体颗粒，也就是星球，离我们地球远的星球，看上去白蒙蒙的，这就是目前关于银河的理论。至于这个凸透镜到底有多大，以及里面究竟有多少神奇的星球故事，今天就没有时间多讲了，下堂自然课再讲吧。今晚是银河节^①，大家到外面好好观察天空吧！好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

^① 即七夕。日本也有这一传统节日，起源于我国。

儿，同学们把书和本子收好吧。”

教室顿时响起开关书桌和合起书本的响声，同学们起立，恭恭敬敬地礼毕后，便一窝蜂地跑出了教室。

二 印刷厂

焦班尼刚出校门，就见同班的七八个同学聚集在校园角落的一棵樱花树下，围着柯贝内拉不肯回家，像是在商量到哪里去摘土瓜，来做今晚七夕节往河里流放的灯笼。

焦班尼振臂快步走出校门。街上，几乎所有的人家都在忙着准备今晚的银河节，有的人正挂水松叶球，有的人往扁柏上装饰彩灯，一片繁忙。

焦班尼没有回家，在街上拐了三个弯，来到一家规模不小的印刷厂。焦班尼向坐在门口的柜台后面的一个穿宽松白衬衫的男人行了个礼，就脱鞋走上去打开屋里的一扇很大的拉

门。虽说是在白天，里面却点着灯。一台台轮式印刷机正在飞

“你今天就捡这么多吧！”

焦班尼从那人的台子下面拉出一只小扁木箱，走到灯光明亮的铅字盘搭起的墙角，蹲了下来，用镊子将一颗颗小米粒般的铅字捡入小木箱里。

一名系着蓝围裙的印刷工从焦班尼身后走过，冲他开玩笑道：

“嘿，小放大镜，你早啊！”

旁边的四五个工人既不作声，也不朝他看，只是冷冷地一笑。

焦班尼揉了揉眼睛，继续埋头捡铅字。

六点钟响过后，焦班尼将捡好的满满一扁箱铅字再次与手里的纸条核对一遍，这才把木箱抬到刚才坐在台子里的那人那里。那人不声不响地接过木箱，看了一眼，微微点了点头。

焦班尼鞠了一躬，推门来到柜台前。柜台里那个穿白衬衫的人同样默不作声地递给焦班尼一枚小银币。焦班尼顿时笑逐颜开，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提起柜台下边的书包，飞也似的跑到街上。他神气活现地吹着口哨，顺路走进一家面包铺，买了一块面包和一包方糖，就飞快地跑了起来。

三 家

焦班尼一口气跑回家，这是一间后街陋巷的小屋。并排三

扇门最左边的那扇门边上，摆着一只空箱子，里面种着紫色的甘蓝和芦笋，两个小通气窗都垂挂着遮阳帘。

“妈妈，我回来了。您好一点了吗？”焦班尼一边脱鞋一边问。

“啊，焦班尼，累坏了吧？今天很凉快。我一直都很好。”

焦班尼进了屋，看到母亲躺在大门边的屋里，肩上披着一条白围巾。焦班尼打开窗户。

“妈妈，我买来了方糖。我这就给您放在牛奶里吧。”

“你先吃吧。我现在还不饿。”

“妈妈，姐姐什么时候回去的？”

“三点左右回去的。家里的活儿全是她干的。”

“妈妈，您的牛奶还没送来吗？”

“大概还没来吧。”

“我这就去取。”

“我不急，你先吃点东西吧。你姐姐好像用西红柿做了个什么菜，就放在那儿。”

“那我先吃啦。”

焦班尼从窗边端过一只盛西红柿的盘子，就着面包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妈妈！我估计爸爸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也这么想。可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今天早上报上不是说了吗？今年北方渔情特别好。”

“可你爸爸他也许根本就没出海打鱼。”

“肯定去了。爸爸绝不会做那种坐牢的坏事的。上次爸爸捐给学校的大蟹壳和驯鹿角什么的，现在还摆在学校的标本室里呢。六年级上课时，老师们轮流拿到教室去呢！去年修学旅行……”

“你爸爸还说下次给你带一件海獭皮外套呢！”

“大伙子见了我总是故意提起这件事，故意嘲笑我呢！”

“说你的坏话了？”

“嗯，不过柯贝内拉从不。见大家取笑我，柯贝内拉总是很同情我。”

“柯贝内拉的父亲和你爸爸从小就是好朋友，就像你们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

“是吗？怪不得爸爸上次带我去柯贝内拉家玩呢。那会儿多好呀！我一放学就去柯贝内拉家玩。柯贝内拉家有个用酒精发动的小火车。由七节钢轨组成一个环形铁道，还有电线杆和信号灯，信号灯每当火车通过时才亮绿灯。有一回，酒精用光了，我们就用柴油试着发动，结果油罐一下子给烧成灰了。”

“是吗？”

“现在我每天早上送报路过他们家时，里边总是静悄悄的。”

“太早了，人家还没起床呢。”

“不过有条叫‘扎吾尔’的狗。它的尾巴如同一把扫帚。见到我来，就跟在我后边吻来吻去，一直跟到街头拐角，有时跟得更远。我敢说，今晚我们不是要去河边放土瓜灯笼吗？那条狗也一定会跟去的。”

“噢，对了，今晚是银河节呀！”

“嗯。我取牛奶时顺路去看一看。”

“你去玩吧，可千万不要下河呀，听见了吗？”

“我就站在岸边瞧瞧。一小时后就回来。”

“多玩一会儿吧。只要是跟柯贝内拉在一起，我就放心啦。”

“我会跟他在一起的。妈妈，我给您关上窗户吧？”

“好的，关上吧，天儿已凉了。”

焦班尼起身关好窗户，收拾好碟子和面包袋，然后迅速穿上鞋，说了一声“我去玩一个半小时就回来”，便消失在黑洞洞的门外了。

四 半人马座^①节之夜

焦班尼微微翘起嘴唇，好像在吹着一支凄凉的口哨，从长

^① 希腊神话中的“半人马怪”是一群上半身为人、下半身为马的怪物的总称。此处是根据希腊神话取名的星座，位于处女座正南，北十字正北，是一范围很广的星座。

满扁柏的黑乎乎的道路斜坡上走了下来。

斜坡下面一盏很大的街灯，放射出银白的光芒。焦班尼大步流星地走到灯下，一直像妖魔一样跟在焦班尼身后的那道细长模糊的影子，渐渐地变得清晰、浓重了，像捉迷藏似的转到了焦班尼的身边。

我是一辆威风凛凛的火车头！前面是下坡，车速要加快啦！就要超越那盏街灯了！看哪！我的影子是一只圆规！绕了整整一大圈，绕到我前面来了。

正当焦班尼一边想着，一边阔步从街灯下面通过时，白天撞见的扎内利不知什么时候，穿着一件崭新的尖领衫，从街灯对面的黑漆漆的小路上蹿了出来，与焦班尼擦肩而过。

“扎内利，你是去放土瓜灯笼吗？”

焦班尼话音未落，那个扎内利就劈头盖脑地从后面冲他喊：

“焦班尼，你爸给你带海獭皮外套来了！”

焦班尼一阵心寒，心里尖叫起来。

“你想怎么着，扎内利？！”焦班尼大声回敬他，可扎内利已经进到对面一幢扁柏环绕的房子里去了。

“扎内利为什么总是对我那么蛮横无礼呢，我又没做什么？自己跑起来像只耗子！他那么说我，绝对是一个混蛋！”

焦班尼不停地想着，他急匆匆穿过大街，街上已被绚丽的

灯光和树枝装扮得美丽迷人了。钟表店的霓虹灯光怪陆离，每隔一秒钟，猫头鹰钟表上的红宝石眼珠便滴溜溜地转动一下，一个海蓝色厚玻璃器皿上盛满了五光十色的宝石，宝石盘宛如星球似的缓缓旋转，铜制的半人头马从另一头绕过来，又绕过去。宝石盘中央的一张黑色的圆形星座简图，装饰着绿色的芦笋叶子。

焦班尼出神地凝视着那张星座图。

它要比白天在学校见到的那张小得多，只要把盘子上的日期和时间转到一起，当时的天空便会出现在这个椭圆形的盘子上。在它的正中央，银河像一条朦胧的白彩带由上头一直延伸下来。它的下方看上去，像是发生了轻微的爆炸，涌起了一股水雾。

它的后面，立着一台有三脚架的小型望远镜，泛着黄色的光芒。后墙上挂着一张大星座图，这张星座图把天空所有的星座都描绘成怪模怪样的野兽啦、蛇啦、鱼啦、瓶子……难道天上真的布满这样的蝎子和勇士吗？啊，我真想去那里好好逛一逛，焦班尼遐想着，在那里呆呆地站了半天。

这时，焦班尼猛然想起了母亲的牛奶，便离开了那家钟表店。

尽管窄小的上衣裹住了肩，使得他喘不过气来，但焦班尼仍故意挺起胸膛，甩着双臂走过街头。

空气如同清澈的水一样，溢满了大街小巷，路旁的街灯上挂满了冷杉和橡树的枝叶。电力公司楼前的六棵法国梧桐上，也装饰着无数只小彩灯，使人觉得仿佛是来到了美人鱼的国度。孩子们穿着崭新的衣裳，一边吹着《星辰圆舞曲》^①的口哨，一边呼喊道：

“半人马座，快降露水哟！”还有的一边燃放蓝色镁光焰火，一边欢天喜地地嬉闹。惟有焦班尼不知什么时候又开始耷拉起脑袋，想起了与眼前这欢乐的气氛截然不同的事，向牛奶店跑去。

没多久，焦班尼发觉自己已经来到村子的边上，这里有一大片白杨高高耸入星空。他走进牛奶店那黑洞洞的大门，来到昏暗的厨房，一股牛棚的气味儿扑鼻而来，焦班尼摘下帽子，喊了一声：

“晚上好！”屋子里没有回声，像是没有人的样子。

“晚上好，家里有人吗？”焦班尼挺直身子又叫了一声。过了片刻，一个看起来非常虚弱的老女人颤颤悠悠地走了出来，嘴里喃喃地问他有什么事。

“今天没给我们家送牛奶，我是来取牛奶的。”焦班尼一鼓作气地说完。

“现在谁都不在家，我不管事，你明天再来吧。”老女人揉着

^① 作者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

红肿的下眼皮，俯身望着焦班尼。

“我母亲生病呢，今天拿不到就不好办了。”

“那你过一会儿再来一趟好了。”说完，老女人便走回屋里去了。

“那好吧，谢谢啦。”焦班尼鞠了一个躬，出了厨房。

当他走到十字路口要拐弯时，看到对面通往大桥方向的杂货店门前，影影绰绰有几个黑影和白衬衫在闪动，六七个小学生，吹着口哨有说有笑地朝这边走来，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盏土瓜灯笼。那说笑声和口哨声都是焦班尼所熟悉的。他们是焦班尼的同班同学。焦班尼不由得想回身躲开，可马上又改变了主意，索性加快脚步迎了上去。

“你们是去河边吗？”焦班尼想打招呼，可觉得喉咙里不知给什么东西堵住了。

“焦班尼，海獭外套来了！”刚才那个讨厌的扎内利又嚷嚷起来。

“焦班尼，海獭皮外套来了！”于是，大家跟着齐声怪叫。

焦班尼脸涨得通红，不知如何是好，他只想赶快逃离此地，却见柯贝内拉也在里面。柯贝内拉显出十分同情的样子，默默地微笑了一下，并用一种乞求谅解的眼神望着焦班尼。

焦班尼竭力回避开他的目光，待柯贝内拉那高大的身影走过去后，一群人又吹起各自喜爱的口哨。焦班尼在街口拐弯

时，回头望了望，正赶上扎内利也在回头张望。柯贝内拉则高声吹起了口哨，朝前边若隐若现的大桥那边走去。焦班尼心头无比凄楚，他突然猛地跑了起来。这时，一群小孩子哇啦哇啦地捂着耳朵单腿跳着，从焦班尼身边擦过。他们见焦班尼跑步的样子十分可笑，便哄笑起来。

不久，焦班尼便快步跑上了一座黑黝黝的小山冈。

五 气象轮柱^①

牧场后面有一座平缓的山冈，那黑黝黝的平坦的山顶在北方大熊星的辉映之下，模糊可见，显得比往常还要低，而且连成了一片。

焦班尼穿过露水打湿的林间小径，急匆匆地向上爬去。在黑漆漆的草丛和奇形怪状的灌木丛的阴影中，惟有那条小径被星光照耀得十分清晰，亮晃晃的。草丛中的小虫泛着荧光，把叶子映成了透明的绿色，焦班尼觉得它们很像刚才大家手里拿着的土瓜灯笼。

绕过漆黑的松树和橡子林，天空一下子豁然开朗了，焦班尼不但看见了白茫茫、横贯南北的银河，还分辨出了山顶上的

^① 据推测是作者创造的名词。

气象轮柱。跟前是一片风铃草和野菊花，飘出一股如同梦幻般的芳香，一只小鸟，一边叫着，一边从山冈上掠了过去。

焦班尼来到山顶上气象轮柱的下面，气喘吁吁地躺在了冰冷的草地上。

黑暗中，村子里的灯光如同海底里的一座水晶宫，光彩夺目，既可以听见孩子们的歌声与口哨声，又可以听到隐隐约约传来的呼喊声。风声远去，小山岗上的青草随风轻舞，焦班尼那汗水浸透的衣衫，也变凉了。他俯下身子，看着从村子尽头延伸到远方的黑色原野。

原野上传来火车的轰隆声。一列小小的火车上，可以看见一排红色的小小车窗。车厢里熙熙攘攘的旅客有的在削苹果，有的在说笑，千姿百态……想到这儿，一阵难以忍受的悲哀涌上了焦班尼的心头，他把视线又一次转向了天空。

啊啊啊，听说那条白带子都是天上的星星啊！

可是，无论他怎么看，天空都不像老师白天说的那么空旷又冷漠。岂止如此，他甚至觉得越看天空越像是一片小小的树林，或是牧场的一片原野。接下来，焦班尼又看到了蓝色的天琴星，它闪烁着，成了三四个影子，一会儿伸出一只脚，一会儿又缩了回去，最后终于伸得长长的、像蘑菇一样。就连眼下的村子，也似乎变成了一团茫茫不清的星云，变成了一团虚无缥缈的烟云。

六 银河车站

焦班尼身后的气象轮柱，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一座三角形路标，像萤火虫似的一闪一灭。接着，它的轮廓越来越清晰，最后终于一动不动地屹立在铁青色的天野上了。

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个神秘的叫声：“银河车站，银河车站！”声音刚刚响起，眼前顿时就明亮起来了，犹如亿万只萤鱿^①的火光同时变成了化石，沉到了整个天空上一般。又好像是钻石商为了提高钻石的价格，故意把钻石藏了起来，结果却又不知道被什么人给打翻在地，撒到了天空上一样。眼前突然一亮，焦班尼情不自禁地把眼睛揉了好几遍。

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坐在了刚才的那列咣当作响的小火车上，正在向前行驶。没错，焦班尼果真是坐在一列点着昏黄小灯泡的夜行轻便列车上，朝车窗外张望着呢！车厢里，用蓝天鹅绒布包着的椅子上几乎没坐什么人，对面涂着灰色清漆的墙壁上，是两个闪闪发光的大黄铜挂衣钩。

焦班尼发现就在前面的座位上，坐着一个高个子男孩，穿着一件好像是淋湿了的黑色上衣，正在伸头向外张望。焦班尼

^① 一种体长五六厘米的小型乌贼，全身有发光器，春季来浅滩产卵，夜晚看上去闪闪发光。萤鱿分布于日本各地的黑潮流域，以富山湾最多。

怎么看，都觉得这孩子的肩膀十分熟悉，好像在哪儿见过，他忍不住想问个究竟。他正要把头伸出窗外时，那孩子却突然把头缩了进来，回过头来看着他。

不是别人，原来是柯贝内拉。

焦班尼正想问柯贝内拉是不是早就在车上了，柯贝内拉却先开了口：

“他们追了半天，可还是没有赶上。扎内利跑得最快，结果还是晚了一步。”

焦班尼心想，是的，我们是约好要一道上路的。他问：“要不要等一等他们？”

柯贝内拉回答说：

“扎内利已经回家了，他父亲把他接走了。”

说到这儿，不知为什么，柯贝内拉脸色显得有些苍白，似乎很难受。焦班尼也好像不知把什么东西忘在什么地方似的，心里怪怪的，沉默下来。

没想到柯贝内拉看着窗外，很快就恢复了精神，兴致勃勃地说：

“糟了，我忘了带水壶，写生簿也忘记带了。不过不要紧，反正天鹅站就要到了。我实在是喜欢看天鹅，即使它们飞到河的远方，我也能看得到。”

柯贝内拉拿出一块圆板状的地图，不停地转着、察看着。那上

面真的有一条铁道沿着白蒙蒙的天河左岸，通向正南方。那张地图实在是很壮观，黑夜一般的盘面上，用美丽的蓝光、红光、绿光标志出一个个车站、三角形路标、泉水和森林的所在。

焦班尼仿佛在哪儿见过这张地图。

“这张地图在哪儿买的？是黑曜石^①做的吧？”

焦班尼问。

“在银河车站要的。你没要一张吗？”

“是吗？我刚才经过的车站就是银河车站呀？我们现在的位置，就是这里吧。”

焦班尼指着标有“天鹅站”的北边问。

“是的。你看，那河岸上是月光吗？”焦班尼朝那儿望去，只见雪亮的银河岸边，整片都是银白色的天上芒草，随风沙沙地摇曳着，掀起一片片波浪。

“那不是月光！那是银河，所以才会发光的。”焦班尼欢快地说着，咚咚地跺起了地板。他把头伸出窗外，高声吹起了“星辰圆舞曲”的口哨，又拼命拉长身子想仔细看看银河水。一开始，他觉得那里一片朦胧，好像什么也没有。可后来他终于看出来，银河那清澈的河水，不但比玻璃，也比氢气更加清澈透明。也许是因为肉眼的错觉，甚至可以看出银河水泛出的淡紫色的涟漪，如同万道彩虹，静静地奔流。原野上，到处

① 黑褐色玻璃质火山岩。

都竖立着闪烁着磷光的三角形路标。远得看上去很小，近的看上去很大。远处的可以看出鲜艳的红色和黄色，近处的则发出银白色的光芒，朦朦胧胧的，也有些看起来是四方形的，还有闪电形和锁链形的，千差万别，在原野里闪烁着光彩。焦班尼心怦怦地直跳，他用力晃了晃头，想使自己清醒过来。可是原野上那些蓝色、红色、七彩缤纷的三角形路标，竟好像在叹息似的，纷纷摇晃颤抖起来。

“我真的来到天野了。”焦班尼感叹地说。

“奇怪，这列火车怎么不用烧煤？”焦班尼伸出左手，向前试探着问。

“大概是用酒精和电气吧？”

柯贝内拉说。

咣当咣当，这列漂亮的小火车，在迎风飘荡的芒草里，在银河的流水以及三角形的银色微光中，不停地往前开去。

“啊，龙胆花开了，已经是秋天了。”柯贝内拉指着窗外叹息道。

铁轨两旁低矮的草丛中，盛开着一簇簇宛如用月长石雕刻出来的紫色龙胆花。

“我跳下去摘一朵，然后再跳上来。”焦班尼欢喜地说。

“早过去了，来不及啦。”

柯贝内拉话音未落，又一丛龙胆花闪着紫光掠了过去。

随后，一朵朵黄芯的龙胆花，如同雨点一般地涌了过来，又从眼前闪了过去。三角形路标的行列，如烟雾、如炽火，闪闪发光地立在那里。

七 北十字星与新生代海岸

“不知道妈妈会不会原谅我？”

柯贝内拉像是猛地下定了决心，结巴着急急地说。

焦班尼默默地想，是呀，我的母亲也在那远远的、像尘埃那般大的橘色三角形路标那儿思念着我吧？

“只要妈妈能获得真正的幸福，我什么事都可以做。可究竟什么才是妈妈最大的幸福呢？”柯贝内拉在竭力控制自己不要哭出来。

“你妈妈又没有什么不幸啊！”焦班尼惊愕地喊道。

“我也不太清楚。但如果一个人真正做了一件好事，就能得到最大的幸福吧？所以，我想妈妈一定会原谅我的。”柯贝内拉好像真的拿定了主意。

车厢里突然一下子明亮起来。一看，原来像是聚集了钻石、露水和所有美丽东西的灿烂的银河的河床上，水无声无息地流淌着。水流当中，出现了一座背后放射出青光的小岛。小岛顶上的平台上，竖立着一个醒目的白色十字架，它简直就像

是用冰冻的极云铸造的，发出晶莹的金色光环，静穆地、恒久地伫立在那里。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前后响起了一片声浪。回过头去一看，只见车厢里的乘客全都垂着衣摆直立站着，有人胸前抱着黑色封面的《圣经》，也有人脖子上戴着水晶佛珠，一个个都虔诚地合起双掌，向十字架的方向祷告。柯贝内拉和焦班尼两人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柯贝内拉丰满的脸颊洋溢着苹果般的光泽，光艳照人。

接着，小岛和十字架就渐渐地移到了车的后方。

对岸也朦胧地泛起了一抹淡青色的光，芒草像是被风吹得飘扬起来了，被人吹了一口气似的，唰地一下起了一抹烟雾般的银光。数不清的龙胆花，在草丛中若隐若现，看起来就像是一团团温柔的磷火。

这不过是一闪而过，银河与火车之间被一列芒草挡住了，天鹅岛在后方微微闪露了两下，但立刻就消失在了远方，变得很小很小，看上去就宛如一幅画。芒草又开始沙沙作响了，最后，天鹅岛终于看不见了。焦班尼的后座上，不知何时上来一位身材修长、头披黑巾的天主教样子的修女，她低垂着两只碧绿的圆眼，看上去好像是渴望再次听到远方传来的声音。旅客们规规矩矩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焦班尼和柯贝内拉胸中涌起一种近似悲哀的但却是从未有过的感情，两人以不同于往常的

口吻，窃窃私语起来。

“天鹅站就要到了！”

“嗯，十一点会准时到的。”

话刚说完，绿色的信号灯与模糊不清的白柱子，便开始在车窗外闪过了，道岔前面那硫黄般浑浊的灯光，也从窗下闪了过去。列车渐渐地放慢了速度。不久，就望见了站台上一排排温馨整齐的灯光，灯光不断地变大，当两人面对的车窗刚好对准天鹅站的大时钟时，火车停下了。

凉爽的秋日下，时钟钟面上的两根铁青色的指针，正指向十一点。人一下子都下去了，车厢里变得空空荡荡了。

钟表下面写着：停车二十分钟。

“我们也下去看看吧！”焦班尼说。

“好吧，下去看看。”两人一齐冲出车门，向检票口跑去。可是检票口处只亮着一盏紫色的电灯，不见人影。他们俩四处张望，连个站长或是搬运工的影子也没有。

两人出了车站，站前是一个小广场，四周环绕着犹如水晶工艺品一般的银杏树。然后是一条宽广的大道，一直通向银河的青光之中。

先下车的那些旅客，也不知都到哪里去了，不见一个人影。两人并肩走在白色的大道上，他们的影子，就像是两根立在四面都有窗户的屋子里的两根柱子的投影，又像是车轮的辐条，

朝四面八方伸展着。不一会儿，两个人便来到了从车上望见的那片美丽的河岸。

柯贝内拉抓起一把美丽的沙子摊在手上，一边用手指揉搓着，一边梦呓般地说道：

“这些沙子都是水晶呢，每一粒水晶里面都有一小团火焰在燃烧。”

“是啊！”

焦班尼含糊地回答道，可是他是从哪里知道的呢？

河岸的石子，一粒粒璀璨晶莹，是真正的水晶和黄玉，也有雕刻着细细的皱褶的，更有从棱角放出雾状蓝光的钢石。焦班尼跑到岸边，将手伸进了河水中。那梦幻一般的河水，比氢气还要透明。但又确确实实是在流动淌着，依稀可以看到两人浸在水中的手腕，微微呈水银色地向上浮着，河水在触到手腕时激起的波纹，泛起了美丽的磷光。

朝河的上游望去，只见长满芒草的山崖下，有一块像运动场一样平坦的白色岩石，沿着河流向前伸展。那里有五个人影，似乎正在挖掘什么东西，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蹲下了，时而还有什么明晃晃的工具泛着白光。

“过去看看！”两人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朝那边奔去。

白色岩石的入口处，立着一块光滑的陶瓷标牌，上面写着：新生代海岸。对岸的河床上，到处都插着细细的铁栏杆，还搁

着精美的长木椅。

“哎，你看这些东西好怪呀！”柯贝内拉好奇地站住了，他从岩石上拾起一个黑黑细长的核桃一样的东西。

“是核桃啊！你看，这么多！这不是河水冲过来的，是原来就长在岩石里的。”

“真大呀！这些核桃起码比一般的核桃大一倍。你看这个还是好好的。”

“我们快过去吧！他们肯定在挖什么宝贝呢。”

两个人手里拿着坑坑洼洼的黑核桃，向那伙人跑去。左前方河边上，波浪如同温柔的闪电一般灼烧着。右前方崖顶下，遍地像用银子或贝壳做成的芒草穗，正在随风起舞。

两人走近一看，一位学者风度的高个子男人，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穿着雨靴，一面忙着往笔记本上记着什么，一面挥着洋镐、铲着铁锹，埋头指挥着三个助手。

“千万不要损坏了那个隆起的地方，用铁锹铲，铁锹！再离远一些挖。不行不行，不能乱来！”

再凑近一看，只见洁白松软的岩石中，埋着一具横躺着被压扁了的巨兽的白骨，已经有一大半都露在了外面。再仔细一看，四周十几块被切得四四方方的岩石上，都有两个蹄子的脚印，而且都编有号码。

“你们是来参观的吗？”学者模样的人扶正了眼镜，望着他

们俩问。

“你们一定发现了不少核桃吧？这些核桃啊，嗯……大约是一百二十万年前的吧！算是最新的了。这里一百二十万年前第三纪后期时，曾经是一片海岸，这下面还可以挖出大量的贝壳化石。现在河水流动的地方，以前便是海水涨潮落潮的地方。这具野兽的骨架呀，我们叫它‘波斯’……喂！喂！那里不能用镐刨！要用凿子小心地凿。‘波斯’相当于现在的牛的祖先，以前这里到处都是这种动物。”

“您是要收集这些做标本吗？”

“不，我是用来做证据的。在我们看来，这里是一片有价值的深厚地层，虽然我们已经挖出了不少可以证明它是一百二十万年前的地层的证据，但有些人很可能不懂这片地层的价值，或许会认为只是风，只是水，只是一片无边的天空。你们听懂了我的意思吗？不过……喂！那里也不能用铁锹。那下面埋的是肋骨，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学者急忙跑了过去。

“时间到了，我们得回去了。”柯贝内拉看着地图和手表，催促道。

“那我们就告辞了。”焦班尼恭恭敬敬地给学者行了个礼。

“噢，那就再见啦！”学者又忙着继续指挥挖掘去了。

两个人担心误了火车，便在白岩上飞快地奔了起来。他们跑起来如同疾风一般，既不气喘，也不腿酸。

焦班尼心想，要是能一直这样跑下去，那么跑遍世界也不成问题。

两个人跑过河岸，渐渐地望见了检票口明亮的灯光。转眼之间，两个人便已坐在车厢原来的座位上，望着窗外刚刚去过的地方。

八 捕鸟人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两人身后传来一个嘶哑而又亲切的大人的声音。

这是一个身穿茶色破旧外套、满脸红胡子的背有点驼的男人，肩上扛着两个用白布兜包裹着的行李。

“啊，坐吧！”焦班尼缩了一下肩膀，算是打招呼了。那人胡子下面露出了一个微笑，轻轻地把行李放到了行李架上。焦班尼心头猛然涌起一阵说不出的心酸和悲伤，默默地注视着正面的大时钟。老远的前方，传来了玻璃笛一样的声音。火车又静悄悄地开动了。柯贝内拉不住地抬头看着车厢的天花板。一只独角仙落在了灯泡上，巨大的阴影投在天花板上。红胡子像老朋友似的，含笑看着焦班尼和柯贝内拉。火车的速度逐渐加

快，芒草与河水轮流从窗外流过。

红胡子畏畏缩缩地问他们俩：

“你们去哪里？”

“天涯海角。”焦班尼有点难为情地回答。

“那太好了。这列火车真的天涯海角都能去。”

“那您去哪儿呀？”柯贝内拉突然挑战似的问道。焦班尼愣了一下，不禁笑了起来。这时，坐在对面的一个头戴尖顶帽、腰挂一串大钥匙的男人，也看着这边笑了起来。柯贝内拉也不由得红着脸笑了起来。红胡子虽然没有生气，但面部有些痉挛，他紧张地说：

“我马上就下车。我是靠捕鸟谋生的。”

“捕什么鸟呢？”

“鹤呀、大雁呀，还有白鹭和天鹅。”

“鹤多吗？”

“多的是。鹤一直都在叫呢，你们没听见？”

“没有啊。”

“现在还在叫呢，你们仔细听。”

他们俩竖起耳朵仔细倾听。从咣咣当当的车轮声与风吹芒草的声浪之间，传来一串如泉水流淌般的声响。

“你是怎么捕鹤的呢？”

“你是说鹤呢，还是白鹭？”

“就先说白鹭吧！”焦班尼觉得随便说什么都行，就敷衍着说。

“捉这家伙最容易不过了。白鹭是银河的沙子凝固而成的，所以它终究是要回到河边来的。只要你在河岸上等着，当白鹭飞过来，双腿将要着地还没着地的一瞬间，‘啪’地扑上去按住，就行了。白鹭马上就会僵成一团，老实地死去。之后就不用说了，把它压扁就行了。”

“把白鹭压扁吗？是要做标本吗？”

“什么标本呀？人们不是常吃吗？”

“这就怪了。”柯贝内拉歪着头说。

“没什么奇怪的，你们看。”说着，男人从行李架上取下自己的大包裹，麻利地解开袋子。

“来，你们看！这是我刚捕来的。”

“真是白鹭！”两人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十几只如同刚才的北十字^①架一般雪白光滑的白鹭，平展着身体，蜷曲着黑长的细腿，像浮雕似的并排躺在一起。

“眼睛是闭着的呢！”柯贝内拉用手指轻轻地触了触白鹭那紧闭的细长的眼睛。头上的白冠毛仍完好无损。

“没错吧？”捕鸟人又用包袱皮将白鹭一层一层地包上，系好。焦班尼还在思索着，这里到底是哪些人吃白鹭肉呢？便

^① 天鹅座的别称。为十字形，与南十字相对，被称为北十字星。

问：

“白鹭肉好吃吗？”

“好吃。每天都有人买。不过，大雁的销路就更好了。大雁肉质好，又省事。你们看。”捕鸟人又打开另一个包袱。黄蓝花斑的大雁泛着奇光，像刚才的白鹭一样，嘴巴靠在一起，扁平的身子排列得整整齐齐。

“这些大雁可以马上吃，怎么样，要不要尝一尝？”捕鸟人轻轻拽了一下大雁的黄脚丫，只见那里就像巧克力似的，一下子就掰开了。

“怎么样，来一块吧？”捕鸟人又把它掰成两半儿，递给他俩。

焦班尼尝了尝，心想，原来这是点心呀！比巧克力还要香甜，可是这种大雁怎么会飞呢？这个人肯定是哪个地方开点心店的吧？而我小看了人家，又吃了人家的点心，实在太卑鄙啦！心里这么想，可是嘴里还是不停地嚼着。

“再吃一点吧。”捕鸟人又打开包袱。焦班尼还想吃，到底还是推辞了。

“不了，谢谢您。”

捕鸟人又转向坐在对面的那个挂钥匙的人。那人谦卑地摘下帽子。

“这，这是您留着做生意的，真过意不去呀！”

“您别客气。您看今年候鸟的景气怎么样？”

“哎，好得不得了啊！前天夜里，上第二班岗的时候，到处都打来电话，抱怨说不该在规定的时间内把灯塔关掉。真见鬼！又不是我关的。候鸟成群结队地从灯塔前飞过，把灯塔围得严严实实，我有什么办法！这些混账东西，都跟我诉苦，我有什么办法！于是我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找那位披斗篷、嘴巴和腿细得出奇的后生去好了，哈……”

芒草已经消失了，对面田野上射来一道强光。

“白鹭为什么费事呢？”柯贝内拉早就想问了。

“那是因为吃白鹭肉的时候，”捕鸟人转过身来，“要先将白鹭在银河的光亮处吊上十几天，或是在沙土里埋上三四天，等水银全部蒸发掉，然后才能吃。”

“这不是鸟，是普通的点心吧？”柯贝内拉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鼓起勇气问道。捕鸟人显得十分慌张，说：

“差点忘了，我得在这儿下车了。”说着起身拿起行李，一晃，人就不见了。

“人呢？”

两人不解地望着对方，而灯塔看守却笑咪咪地望向两人旁边的窗口。两人也赶紧转过身去，只见刚才还坐在这儿的捕鸟人，已经站在了河边的一片散发着黄色与银白色的磷光的鼠曲草的草地上，神情严肃地张开双臂，凝视着天空。

“在那儿！他的样子好奇怪呀！好像又在捕鸟了！鸟儿再不来，车就要开了。”话音未落，刚才见过的白鹭嘎嘎地叫着，如漫天雪花一样，纷纷扬扬地从青紫色的天空中飘落下来。捕鸟人像事先说好了似的，乐呵呵地将两腿叉开六十度，一只又一只地抓住白鹭们蜷曲的黑腿，装进自己的布袋。袋子里的白鹭，就像萤火虫一样散发出蓝色的光芒，然后渐渐地暗了下去，最后慢慢地变成了灰白色，安详地合上眼睛。更多的鸟儿没有被捕获，平安地落在了银河的沙滩上。仔细看去，鸟脚刚一触到地上，整个身体立刻像融雪一样，缩成扁扁的一团，紧接着，便像熔炉里流出来的铜浆似的，慢慢地扩散开来，留下鸟的形状，但也只是闪烁了两三下便消失了，最后完全与周围融为了一体。

捕鸟人往袋子里装了二十几只白鹭，突然扬起双手，做了一个中弹士兵临死前僵硬的姿势，随即就不见了。

与此同时，焦班尼身边传来了熟悉的话语：“啊，真痛快！可以不费劲地挣几个钱，没有比这再好的差使了。”焦班尼转身一看，捕鸟人已经回到了车厢里，正在把刚刚捕到的白鹭一只只整齐地摞在一起。

“你怎么一下子就从那里跑到这儿来了？”焦班尼觉得事情既合情合理，又似乎不合情理，就问捕鸟人。

“为什么？我想来所以就来了！你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呢？”

焦班尼一下子被问住了。是呀，自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他怎么也想不起来。柯贝内拉也红着脸，好像在思索什么。

“噢，我明白了。你们大概是从遥远的地方来的。”捕鸟人好像明白了似的，很快地点了点头。

九 焦班尼的车票

“这一带是天鹅区的尽头了。那就是著名的阿尔卑列^①监测站。”

窗外那像烟花一样灿烂的银河正中央，矗立着四五幢黑色的大房子。其中一幢平顶屋上，有两个用蓝宝石和黄玉做成的透明的大圆球，正在缓缓转动。黄球渐渐地转到了对面，而稍小一点儿的蓝球，却转到了前面，不一会儿，两个球的边缘便重叠到了一起，形成美丽的翠绿色的双面凸透镜。又过了一会儿，正中间渐渐地膨胀，最后蓝球转到了黄球的正面，变成中央是绿色、外围是黄色的明亮光环。接着，两个球又缓缓地错开了，再度形成先前的凸透镜，然后完全分开，蓝宝石球转到后面，黄玉球转到前面，恰好又变成了最初的情景。四周都是

① 天鹅座的 β 座。构成北十字星的三等星。为蓝色和黄色的美丽连星。

无声无息的银河河水，漆黑的气象站像是熟睡了一般，静静地卧在那里。

“那是测量水速的仪器。河水也……”捕鸟人搭话说。

“请各位出示车票。”

不知什么时候，三个人的座位边上出现了一个戴着红帽子、个子高高的乘务员。捕鸟人默默地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张小纸片。列车员稍微瞥了一眼，立刻移开了视线，询问似的把手伸向焦班尼他们。

“啊，糟了！”焦班尼一下子慌了，不知如何是好了。柯贝内拉却大模大样地拿出一张灰色的小车票。焦班尼更慌了，摸了摸上衣口袋，心想，说不定在里面呢！他一下子摸到了一大叠纸片。什么呢？急忙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张折成四分之一明信片大的绿纸片。因为乘务员伸手在等着呢，管他三七二十一，先递给他再说！这样想着，便递了过去。没想到乘务员竟然站直了身子，恭恭敬敬地打开了，一边看，还一边系好了上衣的钮扣。灯塔看守也从下面凑过头来热心地瞧着。焦班尼想起来了，那应该是证明书之类的文件，心中不觉感到温热起来。

“这是从三维空间带来的吧？”列车员问。

“我也不知道。”焦班尼知道没事了，便抬头哧哧地笑着。

“可以了。下一个三点，我们就抵达南十字星车站了。”乘

务员将纸片还给焦班尼，就又走开了。

柯贝内拉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那张纸到底是什么东西，急忙探过头来。其实，焦班尼自己也想看个清楚。然而，那上面印满了黑色蔓草花纹和十几个奇形怪状的字。看着看着，竟好像会被它吸进去一般。捕鸟人不禁惊慌地叫道：

“哎呀，不得了！只要有了它，就可以上真正的天堂啦！何止天堂，这是一张任何地方都畅通无阻的通行证呀！怪不得你们可以在这不完全的幻想四维银河铁道上自由往来、东游西逛呢！原来你们俩不是一般的人物呀！”

“我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焦班尼红着脸答道，他又把它叠好放回衣袋里去了。然后难为情地与柯贝内拉看着窗外的景色。他隐隐约约感到那个捕鸟人在不时地看着这边，好像还在一个劲儿地赞叹。

“天鹰车站就要到了。”柯贝内拉一边望着对岸三个排列整齐的银白色小三角标，一边对照地图说。

不知为什么，焦班尼突然同情起身边那个捕鸟人来了。他想起刚才捕鸟人因为捕到白鹭而欢天喜地的样子，又想起捕鸟人用白布将白鹭包得严严实实、看见人家的车票之后再赶忙奉承的样子，他禁不住想，为了这个素不相识的捕鸟人，他可以把自己身上所有吃的用的都给他。只要这个人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自己情愿站在那个发光的银河的河滩上，连续站个一百

年替代他捕鸟。想到这里，他再也忍不住了。他想问一问捕鸟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可又觉得那样未免太冒失了。正当他不知所措地回头张望时，坐在旁边座位上的捕鸟人已经不见了。货架上的白布行李也不见了。他想会不会他又在车窗外叉着双腿仰望天空，摆出了一个准备捕捉白鹭的姿势呢？便连忙朝外看去，然而外面是一片美丽的沙金和银白色的芒草波浪，看不见捕鸟人那宽厚的背影与尖帽子。

“那个人哪儿去了？”柯贝内拉也茫然地问。

“到哪儿去了呢？我们究竟在哪儿才能再见到他呢？我还没来得及跟那人说上几句话呢！”

“我也是这么想的。”

“开始我还有些觉得那人碍事。这会儿想起来心里很难受。”焦班尼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这种奇特的感情，以前也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我好像闻到一股苹果味儿，大概是由于我想到了苹果的缘故吧？”柯贝内拉不可思议地环视四周。

“是苹果味儿，还有一点野荆棘的清香。”

焦班尼看了看周围，他觉得好像还是由窗外吹进来的气味儿。可焦班尼又一想，现在是秋天，怎么会有野荆棘的香味儿呢？

几乎与此同时，一个六岁上下、头发乌黑油亮的小男孩突

然出现在了眼前，红夹克敞开着，一副惊恐的表情，全身瑟瑟发抖，赤裸着双脚。小男孩身旁站着一位身着黑色西服、衣冠整齐的高个子青年，他紧紧拉着男孩的手，那姿态恰如疾风中巍然挺立的山毛榉树，肃穆而庄严。

“哎呀，这儿是哪里呀？噢，真漂亮！”青年身后还跟着一个十二岁左右、茶色瞳孔、十分可爱的女孩子，她穿着黑外套，挽着青年的胳膊，惊奇地看着车窗外面。

“这里是兰开夏^①。不，是康乃狄克州。也不是，我们是来到天上了，我们要到天堂去了。你们看！那个标志就是天堂的象征。这回我们可就什么也不怕了，是上帝召见我们啦。”黑西装青年兴高采烈地告诉女孩。可不知为什么，他的额头又随即浮现出了皱纹，显得十分疲惫。他勉强微笑着叫男孩坐在焦班尼旁边。然后又和蔼地向女孩指了指柯贝内拉身旁的座位。女孩温顺地坐下了，文静地合起了双手。

“我要去大姐姐那儿。”男孩一坐下，便朝刚坐在灯塔看守旁边的青年喊道。青年脸上现出难以形容的哀愁，死死地盯住男孩那头卷曲湿漉漉的黑发。女孩则猛然用双手捂住脸，抽抽搭搭地哭泣起来。

“爸爸和菊代姐姐还有很多事呢。不过他们马上就会跟来的。再说，妈妈已经盼望了很长时间。大概她在想：我的宝贝

^① 英国的郡，在英格兰西北部。

儿正在唱什么歌呢？风雪降临的清晨，他和伙伴儿们手拉手，在院子的林子里玩耍吧？妈妈是真心盼望着挂念着你呢，还是快点去见妈妈吧！”

“嗯，不过，我要是不坐那条船就好了。”

“是呀，可是你看，天空多美，那壮观的银河！那年整个夏天，我们睡前都会唱着‘闪闪的星星’，那儿就是那时我们从窗外看见的白茫茫的银河呀！就是那里！你看，多漂亮呀！是那么辉煌。”

姐姐也停止了哭泣，用手帕擦干眼泪，望着外面。青年又开导似的，轻声对姐弟俩说：

“我们已经不必再为任何事情悲伤了。我们是在这么美好的地方旅行，马上就可以去上帝那里了。那个地方，明亮而又充满芬芳，有许许多多的好人。还有，代替我们乘上小艇的人们一定都会得救的，他们可以分别回到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父母身边，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好了，马上就要到了，打起精神，让我们愉快地唱着歌前进吧！”青年抚摸着男孩那头湿漉漉的黑发，安慰着姐弟俩，同时，他自己的脸上也渐渐有了光泽。

“你们几位是从哪儿来？出了什么事？”

那个灯塔看守总算看出了点眉目，他问青年。青年微微笑了笑，说：

“是这样，我们乘坐的船撞到冰山上，沉没了。因为孩子们

的父亲有急事，所以两个月前先回国了，我们是随后出发的。我在大学里读书，是他们俩的家庭教师。正好是第十二天，也就是今天或是昨天，船一下子撞在了冰山上，船体突然倾斜，然后就开始下沉。海面月光微薄，浓雾弥漫。救生艇左舷已经有一半淹没在水里，如果人全上去肯定要同归于尽。船眼看着就要沉了，我就拼命喊：‘让小孩子们先上去吧。’旁边的人立刻闪出一条路来，并为孩子们祈祷。然而，我们与救生艇之间，还有很多更小的孩子和他们的双亲，我实在没有勇气去推开他们。但当我想到拯救这两个孩子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时，还是狠心推开了前面的孩子。可又一想，既然想拯救他们，莫不如把他们送到上帝面前，更能使他们获得真正的幸福。至于那违背上帝意志之罪，可由我一人承担，说什么我也要搭救这两个孩子。可看看眼前的情景，我知道自己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小艇上挤满了与孩子们诀别的双亲，母亲们像疯了似的，最后一次亲吻自己的孩子，父亲们忍着悲痛呆立在一边。那场面实在令人断肠。不一会儿，大船开始迅速下沉，我们紧靠在一起，做好了充分准备，我紧紧抱住这两个孩子，想着能漂多远就漂多远，最后只有等船沉了。就在这时，不知什么人扔过来一只救生圈，可是一滑又漂走了。我竭尽全力将甲板的一块木格子拆卸下来，于是三人牢牢地抱住它。这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了赞美歌。顿时，大家用各国语言齐声高唱起来。与

此同时，一声巨响，我们随即掉入水中，我想大概就要被漩涡吞没了吧？于是便紧紧地搂住两个孩子。当我模模糊糊思考时，就来到了这里。这两个孩子的母亲前年过世了。是的，小艇上的人们肯定会得救的，有那么多老练的船夫摇橹，迅速离开了大船。”

周围响起一阵轻微的祈祷声，焦班尼和柯贝内拉也隐隐约约地记起了一些遗忘的事情，眼圈湿润了。

啊，那片大海是叫太平洋吧？在冰山漂流的极北海面上，有人乘坐小船在与狂风、与冻结的潮水、与刺骨的严寒搏斗。我实在同情那个人，感到过意不去。为了那个人的幸福，我究竟能做些什么呢？

焦班尼垂着头，陷入了沉思。

“何谓幸福，我也搞不清。其实，无论多么痛苦的事，只要能朝着正确的目标前进，无论是上高山，还是下陡坡，都能一步步接近幸福。”

灯塔看守安慰道。

“是呀。为了达到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就要饱尝种种悲伤。”

青年也祷告般地回答。

姐弟俩疲乏地靠在椅背上东倒西歪地睡着了。男孩刚才还赤裸着双脚，不知何时已经穿上了一双洁白柔软的鞋子。

列车咣当咣当行驶在磷光辉煌的岸边。对面车窗外的原野如同放映着的幻灯。成千上百个大小三角标——大三角标上面还有点着红点的测量旗，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原野的尽头，看起来像一片苍白的薄雾，在那里或是更远的地方，不时有各种各样迷离烽火般的东西，袅袅地升向桔梗色的天空。那明丽的清风中，夹带着玫瑰的幽香。

“怎么样？这种苹果您还是头一回见到吧？”坐在对面的灯塔看守，双手捧着又大又漂亮的金黄色和红色的大苹果，唯恐掉下去似的，用手围在膝上。

“啊，从哪儿弄来的？真漂亮！这里出产这么漂亮的苹果呀？”青年又惊又喜，他眯着眼，侧着头，贪婪地看着灯塔看守手里捧着的那些苹果。

“喂，请拿一个吧，接着！”

青年拿了一个，望了望焦班尼他们。

“哎，那边两位小家伙，怎么样？也拿一个吧。”

焦班尼一听被叫做“小家伙”，火气一下子上来了，但他没出声，柯贝内拉却说了声：

“谢谢！”

于是，青年拿了两个分给他们一人一个，焦班尼这才站起来，道了一声谢。

灯塔看守总算腾出了双手，他把最后两个苹果轻轻放在熟

睡的姐弟膝盖上面。

“太感谢了。这是哪儿产的？这么漂亮的苹果！”

青年仔细地看着苹果，感慨地说。

“这一带当然也有很多人从事农业生产，但多半都不用栽培，自然而然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农民也并不怎么吃苦费力，基本上是只要撒下自己喜欢的种子，就会自然丰收。稻米也不同于太平洋地区的，没有稻壳，米粒足足比普通的大十倍，到处稻谷飘香。可你们去的地方就没有农业了。无论是苹果还是糕点，连糟粕都不剩，吃完都变成了淡淡的香味，从毛孔散发出去。而且，每个人的香味都不一样呢！”

这时，男孩突然睁开了双眼。他说：

“刚才我做了个梦，梦见妈妈了。她在一个有漂亮柜子和很多书的地方，笑眯眯地向我伸出双手。我喊着‘妈妈，我给您拾一个苹果吧’就醒了。啊，这里还是在刚才的火车上吗？”

“苹果在这儿。是这位伯伯给的。”青年说。

“谢谢伯伯。阿香姐姐还在睡觉呢，我来叫醒她。姐姐！你看人家送我们苹果啦。快醒来吧！”

姐姐笑着睁开了眼睛，用手遮住了刺眼的灯光，看着苹果。男孩已经像吃苹果饼似的，在啃苹果了，那好容易削得整齐好看的苹果皮，形成一个软木塞起子似的螺旋形，一直垂到地板上，但倏忽间变成一团银灰色的光，蒸发掉了。

焦班尼他们俩把苹果小心地装进衣袋里。

河下游对岸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树枝上结满了红彤彤的圆果子，树林正中央竖着一个高高的三角标。从它周围的树林深处，不时地随风飘来管弦乐和木琴的乐曲，音色美妙悦耳，令人陶醉。

青年不禁浑身颤抖起来。

他侧耳静听，那声音就像是一片草绿色的田野或地毯在伸展，亦如洁白如蜡的露水从太阳表面擦过。

“看呀，乌鸦！”柯贝内拉旁边叫阿香的那个女孩喊道。

“那不是乌鸦，是喜鹊。”见柯贝内拉一本正经的样子，焦班尼憋不住笑了起来，女孩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果然，在银光闪闪的河滩上，好多好多只黑鸟，排成长长的一排，一动不动地沐浴在河流的微光之中。

“是喜鹊！头后面的羽毛直立着。”青年像是在仲裁。

刚才还在对面那片绿林中的三角标，已来到车窗近前。此时，从火车后方遥远的地方又传来赞美歌那熟悉的旋律。像是众人在齐唱。青年的脸一下子变得刷白，站起身想到那边去，可想了想又转身坐下了。阿香用手帕捂住脸。

连焦班尼也感到鼻子有点不对味儿。不知不觉之间，有人带头唱起了那支歌，歌声越来越响。最后焦班尼和柯贝内拉也加入了合唱。

又过了一会儿，绿色的橄榄树林在银河对面闪烁了一下，然后渐渐消失了，从那里飘来的奇妙乐曲声，也被列车的轰鸣声和呼啸的风声所淹没，只剩下一丝微弱的声响。

“啊！孔雀！孔雀！”

“那片森林大概就是天琴之宿，那个林子里一定有很多大型交响乐团的老乐手，他们周围有很多蓝孔雀。”

“是啊，真多呀！”女孩回答着。

焦班尼看见在那逐渐变小、小得只剩下一个绿色贝壳纽扣那么大的森林上方，不时闪烁着银色的光芒，那是孔雀开屏时反射的光芒。

“对了，刚才我好像听到孔雀的叫声了。”柯贝内拉对女孩说。

“是的，足足有三十多只，听起来像竖琴的弦声的，就是它们的叫声！”女孩回答。

焦班尼涌上一种难以形容的悲哀，他不觉冒出一句：

“柯贝内拉，咱们从这里跳下去玩玩吧。”

他的脸色十分可怕。

银河从这里分成了两条。在漆黑的岛屿中心，有一座高高搭起的瞭望塔，上面站着一个人身穿肥大褂、头戴红帽的男人。只见他双手各持一面红绿旗仰望天空，在那里发信号。

当焦班尼朝那里看时，那人先是使劲儿挥舞红旗，接着将

红旗放下藏在身后，继而又高高地举起了绿旗，就像交响乐团指挥一样奋力地挥动着旗帜。于是，从空中传来沙沙的雨声，一种黑糊糊的东西如同子弹一般，相继随声飞向河的对岸。焦班尼不觉将上身探出窗外朝远方眺望。美丽无比的桔梗色的广阔天空下，上万只小鸟一群接一群地啼叫着飞了过去。

“鸟儿飞过去喽！”焦班尼在车窗外自言自语。

“我看看。”柯贝内拉也仰望天空。

就在这时，楼台上穿肥大褂的男人突然举起红旗，疯狂地摇动。于是鸟群顿时停止了飞动，不再有鸟群飞来了。同时，从河下游传来“砰”地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撞击后倒塌了，随之一片寂静。可那个红帽信号员又挥动着绿旗叫道：

“飞呀！候鸟！现在才是飞渡的好时候。”声音清彻响亮。

与此同时，又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空中飞过。那个女孩子也靠近车窗，把头伸在他们俩中间，那张美丽动人的脸蛋兴高采烈地仰望着天空。

“啊，鸟儿真多呀！啊，天空多美呀！”女孩对焦班尼说。可焦班尼心想，乳臭未干的家伙，真讨厌！他紧闭双唇，继续仰望天空。女孩像泄了气似的，微微叹了口气，一声不响地返回座位。柯贝内拉显出很同情的样子，也从窗外抽回身，看起地图来了。

“那个人是在给鸟儿指路吗？”女孩悄声问柯贝内拉。

“嗯，是在给候鸟发信号。一定是什么地方有烽火吧。”柯贝内拉没有把握地回答道。车厢里一阵肃静。焦班尼这时也很想把头从窗外缩回来，但车内明亮的灯光令他难以忍受，于是，便默默地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吹起了口哨。

我为何总是这样悲伤呢？我必须持有更坦荡、更宽广的胸怀！河对岸的远方，隐约可以望见点点烟雾一般的蓝色星光。那火光既宁静又冰凉。我要好好望着它，因为它可以让我平静。焦班尼双手按住自己发烧疼痛的头部，望着远方。

啊，为什么没有人跟随自己走向那遥远的地方？柯贝内拉正跟那个女孩愉快地交谈呢！这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焦班尼热泪盈眶，银河渐渐远去了，消失在了远方，只能看到白茫茫的一片了。

这时，列车逐渐离开河边，飞驰在悬崖上。对岸黝黑的山崖也沿着河岸向下游移动，越来越高。猛然间一棵高大的玉米株在焦班尼眼前一晃而过。玉米叶子卷曲着，叶子下面露出绿油油的大玉米棒子，那玉米棒子已吐出绛红的穗子，甚至可以看到珍珠般的玉米粒。玉米株一排排增多，一片又一片地排列在山崖与铁路之间。焦班尼不禁从窗外抽回身来，向对面车窗望去，那高大的玉米株一直通向美丽的天野，通向地平线的尽头，玉米株簌簌地随风摇动，卷曲整齐的叶梢上滚动着如同白天充分吸吮了日光像钻石一样的露珠，红的，绿的，晶莹剔透。

“那是玉米。”柯贝内拉对焦班尼说。可焦班尼迟迟振作不起来，仍然呆呆地望着田野，随口答道：

“大概是吧。”

这时，列车渐渐地慢了下来，车窗外闪过几盏信号灯和扳道器的指示灯，列车停在一个小站上了。

正面苍白的时钟指针正好对准两点，风住了，车停了，万籁俱寂的原野上，唯有那只钟摆在嘀嗒嘀嗒地准确记录着时刻。

在钟摆摆动稍弱的一瞬间，从遥远的原野尽头，隐约飘来了一丝旋律。

“这是《新大陆交响曲》。”坐在对面的女孩望着这边，自言自语地轻声说。

车厢里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个高大的黑衣青年，都像是进入了梦境一般。

多么恬静舒适的时刻！我为什么不能更快活些呢？为什么这么孤单悲伤呢？不过，柯贝内拉也未免太过分了，既然跟我一起上了这列火车，却只顾跟那个女孩说个没完没了，真叫人伤心。

焦班尼又一次用手遮住了半边脸，凝视对面的车窗。

清脆嘹亮的汽笛一声长鸣，列车又缓缓启动了，柯贝内拉跟着悠闲地吹起了《星辰圆舞曲》的口哨。

“噢，这里已经是很高很高的高原了。”

一个像是刚刚睡醒的老人，在车厢后面神气活现地说。

“玉米若不是用棍子挖一个二尺多深的坑，将种子播下去，是长不出来的。”

“是吗？这里离河谷还有相当的距离吧？”

“嗯，起码有两千尺到六千尺深，简直就像险峻的峡谷一样。”

对了，这里不是科罗拉多高原吧？焦班尼猛然想了起来。女孩将弟弟的头靠在自己怀里，她那乌黑的双眸出神地凝望远方，呆呆地陷入了沉思。柯贝内拉还在悠闲地一个人吹着口哨。男孩那张像丝绸一样细腻、苹果一样可爱的圆脸，看着焦班尼。

玉米株突然不见了，黑色的原野伸向远方。

《新大陆交响曲》从地平线的边际清晰地涌了过来，黑色的原野上跑来一个印第安人，只见他头插白羽毛，手腕和胸前佩带着一大串石饰，小弓箭上搭着一根利箭，正朝火车追来。

“哎呀，印第安人来了，印第安人追上来了，姐姐，你看！”

黑衣青年睁开了眼睛，焦班尼和柯贝内拉也站了起来。

“追上来了，哎呀，追上来了。是在追火车吧？”

“不是追火车。是在打猎，或是在跳舞。”

青年似乎忘了现在的处境，手插在衣袋里头说道。

印第安人大概真的是在跳舞。追火车也不至于这么乱蹦

乱跳。突然，他头上的白色的羽毛向前一翻，印第安人一下子站住了，敏捷地向空中拉弓射箭。一只鹤从天空晃晃荡荡地掉了下来，不偏不倚，正好掉在了跑过来的印第安人那张开的两只大手中。印第安人神气活现地站在那里，开心地笑了。不一会儿，他那拿着鹤向这边张望的身影渐渐地变小了。电线杆上的绝缘瓷瓶一闪而过，又出现了玉米田。从这边车窗望去，便可以知道列车正行驶在又高又陡的悬崖上，还可以看到峡谷深处的河水在闪着光芒流淌。

“下面要下坡了，一直下到水平面，相当不容易。这样的倾斜角度，列车是不可能向相反的方向行驶的。你瞧，列车开始加速了。”刚才那位老人的声音又不断传来。

列车顺着坡道飞速奔驰。列车接近悬崖时，下面终于出现了明澈的河流，焦班尼心情豁然开朗。当列车开过一间小茅屋前时，焦班尼发现一个小孩孤零零地站在那儿，朝这边张望，他不禁惊叫了一声。

列车继续向下奔驰。车厢里的人们几乎全都向后面倒去了，一个个紧紧地抓住了车座。焦班尼忍不住与柯贝内拉一起笑了起来。银河犹如就在车旁汹涌奔流，不时地有一道道光波闪耀，河滩上红瞿麦山花遍地盛开。列车终于平稳下来，速度也渐渐地慢了下来。

眼前与对面的岸边，出现了画着星星和鹤嘴镐的旗帜。

“那是什么旗帜？”焦班尼终于说话了。

“我也不知道，地图上没有标明。还有铁船呢。”

“啊，大概是在修桥吧？”女孩插嘴说。

这时，河对面的下游岸边，那片透明的银河水猛然一闪，掀起一支高高的水柱，随即传来了“轰”的一声巨响。

“啊，是爆破，爆破啦！”柯贝内拉跳了起来。

待那高高腾起的水柱落下以后，巨大的鲑鱼和鳟鱼忽闪忽闪地翻着白肚被抛向了空中，然后划了一个圈，又落回到了水里。看到这情景，焦班尼也快活得要蹦起来了。

“是天上的工兵大队！怎么样，鳟鱼竟被抛起这么高！我还是第一次品味这么愉快的旅行乐趣呢，真是妙极了！”

“如果靠得近一点，那些鳟鱼一定很大很大吧。没想到这儿的水里有这么多鱼呢！”

“也有小鱼吧。”女孩也凑过来插话。

“有吧！有大的，就会有小的。但离这里太远，所以看不见小鱼。”焦班尼情绪已经完全好转了，他愉快地笑着回答女孩的问话。

“那准是双子星的宫殿。”男孩突然指着窗外大声喊。

右前方低矮的小山上，两座如水晶块垒造的宫殿并排耸立。

“双子星的宫殿是怎么回事？”

“我以前听妈妈讲过好几回了，说有两座小巧玲珑的水晶宫并排耸立，肯定就是那里。”

“说呀！双子星怎么了？”

“我知道，双子星到原野上玩，结果跟乌鸦吵了起来，对吧，姐姐。”

“才不是呢。妈妈说是在银河岸边……”

“后来彗星咿呀咿呀地赶来了。”

“你别捣乱了，净瞎说，那是另一个故事。”

“所以才在那儿吹笛子吧？”

“已经坠到海里去了。”

“不对不对。他们已经从海里飞回天上了。”

“对对，我想起来了，我来讲。”

银河对岸突然变得一片通红。

杨柳与周围的景物一片漆黑，本来望不见的银河的波澜，此时也隐约泛出一线红光。对岸的原野上燃起了熊熊烈火，滚滚的浓烟，像要将冰冷的桔梗色的天空烧焦。那火焰似乎比红宝石还要鲜艳明亮，比合金玻璃更加绚丽多彩，火在燃烧着。

“那是什么火？是什么烧出了这么鲜红的火焰呢？”焦班尼问。

“那是天蝎之火。”柯贝内拉又对着地图察看。

“啊，是天蝎之火呀，那我知道。”

“天蝎被烧死了，据传那火一直燃烧至今，爸爸讲过好几次。”

“天蝎是虫子吗？”

“是的，天蝎是虫子，是好虫子。”

“天蝎不是好虫子。我在博物馆看过，泡在酒精里，尾巴上有个大夹子，老师说过，如果被它蜇了就会死的。”

“那当然。那它也是好虫子，爸爸说的。从前，在巴尔都拉原野，有一只小天蝎，专门吃小虫子什么的。一天，它遇上黄鼠狼，险些被吃掉。天蝎不顾一切地逃命，眼看就要被黄鼠狼抓住，后来天蝎不小心掉进一口井里，怎么也爬不上来，眼看天蝎就要淹死的时候，它开始祷告起来：

“啊，我以前不知吞食了多少生命，今天怕被黄鼠狼捉住，却逃得这么狼狈。但终究还是落到了如此下场。啊，天哪，我已经没有救了。我为什么不乖乖地把自己的肉体让黄鼠狼吃掉呢？它也会为此多活一日。上帝呀，请您洞察我的心境吧！不要让我这么白白地送命，为了使大家获得真正的幸福，就请用我的身体吧。

“说完，天蝎就看见自己的身体化作熊熊燃烧的火焰，照亮了四周的黑暗。爸爸曾经说过，这火至今还在燃烧。没错，那边的火焰就是天蝎之火。”

“是的。看呀！那边的三角标，不正是天蝎的形状吗？”

焦班尼也觉得火焰对面的三个三角标，恰似天蝎的臂膀。这边的五个三角标，则像是天蝎尾巴上的钳形爪。而那团鲜红明亮的天蝎之火，像是永不熄灭般地无声地、一闪一闪地燃烧。

随着那团火焰渐渐远去，窗外又传来了喧闹的乐声、口哨声，嘈杂的人声，闻到了一股百花盛开的芳香。他们感到，马上就要到达一个城镇了。那里，人们正在欢庆节日。

“半人马星座，快降露水哟！”一直睡在焦班尼身旁的小男孩，突然望着对面的车窗叫喊起来。

只见那里有一棵像圣诞树一样翠绿的桧树，树上闪烁着无数只小灯泡，宛如成千上万只萤火虫聚集在一起，一片晶莹。

“对了，今晚是半人马星节呀！”

“这里是半人马星村。”柯贝内拉脱口而出。

“南十字星站就要到了，请准备下车吧。”青年对姐弟俩说。

“我还想再坐一会儿。”小男孩说。

柯贝内拉身旁的女孩心神不定地站起身来准备下车，可心里似乎不愿与焦班尼他们分手。

“我们非在这儿下车不可。”青年板着脸对小男孩说。

“不，我要再坐一会儿，然后再去。”

焦班尼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说：

“跟我们走吧，我们的车票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

“可我们必须在这儿下车，从这里可以到天堂上去。”

女孩说着露出一丝淡淡的愁容。

“干嘛非要到天堂上去呢？老师说过，我们要在这里创造出比天堂上更幸福的世界。”

“可我妈妈已经去了，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

“你信奉的上帝是假上帝。”

“你的上帝才是假上帝呢！”

“不是。”

“那么你的上帝是什么样呢？”青年笑着问道。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真正的上帝应该只有一个。”

“真正的上帝当然只有一个。”

“我是说，千真万确的上帝只有一个。”

“这不就对了。我祈祷，愿上帝保佑我们在你说的那位真正的上帝面前再次相见！”青年虔诚地合起双掌。

女孩也做出了同样的动作。大家依依不舍，脸色泛着一丝苍白。焦班尼难过得几乎快要失声痛哭起来了。

“准备好了吧？南十字星站就要到了。”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在银河下游很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个蓝色、橙色和各种色彩点缀的十字架。它如同一棵大树，矗立在河水的中央，周围缭绕的青云，就像是一道圆圆的光环一样悬在空中。车厢里一片喧哗。人们如同上次见到北十字

星时一样，穆然肃立，又开始祷告起来。到处可以听到如孩子们扑向瓜果时的欢呼声、难以形容的深沉的赞叹声。十字架渐渐地移到了车窗的正前方，苹果肉般淡青色的环状云，缓缓地绕着它旋转。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人们轻快的欢呼声在车厢里回响。从远空，那凄凉的远空中传来一阵极其清脆嘹亮的喇叭声。又有许多信号灯和灯光闪过，火车渐渐地来到十字架的正前方后，停住了。

“好了，该下车啦！”青年拉过小男孩的手，姐弟俩互相整理了一下衣领，又拍了拍对方肩上的灰尘，然后一步步朝车门边走去。

“再见啦！”女孩回过头向两人道别。

“再见。”焦班尼强忍泪水，生气似的硬邦邦地说。

女孩十分难过地睁大眼睛，再次回头望了望，无言地走出了车门。车厢里的乘客下了一大半，空荡荡的车厢显得格外空旷寂寞，一阵寒风吹进车厢。

窗外，人们恭谨地排着整齐的队伍，跪在十字架前的银河岸边。两人看见一个身穿洁白衣衫的人越过无形的银河之水，正庄严肃穆地伸出双手向这边走来。就在此时，玻璃哨声响起，火车开始启动了，银白色的云雾从下游倏地飘来，立时吞没了一切，什么都看不到了。唯有许多核桃树的叶片明灿灿地

闪现在雾中，带有金色光环的电松鼠，偶尔露出可爱的脸庞。

而后，云雾又倏地散尽了。眼前现出一条不知通往何方的街道，路旁点着一排小灯泡。小灯泡沿着轨道持续了一段。当他们俩从前面通过时，小灯泡宛如向他们点头致意似的熄灭了，而当他们走过去以后，它们又亮了。

回头望去，刚才那座十字架已经变小，简直可以当作项链挂在胸前了。四下里一片朦胧，他们不知道刚才的那个女孩、青年以及众人们是依然跪在那片白色的河岸上呢，还是去了天堂？

焦班尼长长地叹了口气。

“柯贝内拉，又只剩下咱们俩了，咱们无论到哪儿都要同行。我现在就像那只天蝎，只要能为大家寻求真正的幸福，就是身体被烧上一百次，我也不在乎。”

“嗯，我也是那样想。”柯贝内拉眼里浮现出晶莹的泪花。

“可是，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呢？”

焦班尼问。

“这个，我也不知道。”柯贝内拉茫然地回答。

“咱们努力吧！”焦班尼心里仿佛充满无穷的力量，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哎，那里是煤炭袋，是天空的窟窿！”柯贝内拉一边胆怯地避开了视线，一边指着银河的一个角落说。

焦班尼往那里一看，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银河果然出现了一个黑洞洞的大口子。它到底有多深？里面究竟有什么？无论怎么擦眼睛，还是什么也看不见，只是感到刺眼的疼痛。焦班尼说：

“再大的黑窟窿我也不怕。我一定要去寻找人类真正的幸福。不管到哪儿，咱们俩也要一起去。”

“一定，一定那样。哎，你看，那是多么美丽辽阔的原野呀！那里有很多人。那大概就是真正的天堂吧？啊，我妈妈也在那里。”

柯贝内拉突然指着窗外欢叫起来，远方像是山花烂漫的原野。

焦班尼跟着望去，只见那边雾茫茫的，怎么也看不出柯贝内拉形容的那种景象。

焦班尼心里一阵惆怅，呆呆地朝那边张望，对面河岸上的两根电线杆宛如手挽手地托着一根红色横木，并排立在那里。

“柯贝内拉，咱们一起去，好吗？”焦班尼说着回过头来，可刚才还是柯贝内拉坐着的座位上，此时已不见了他的身影，只有黑天鹅绒在闪闪发光。

焦班尼如同子弹一样跳了起来。他尽量不让人发现，把身子伸向窗外，奋力捶打着自己的胸脯，大声疾呼，最后放声痛哭起来。

周围的世界一下子变得漆黑一团。

焦班尼一下子睁开了眼睛。原来自己是累得躺在原来那个小山岗的草丛中睡着了。他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脸颊上沾满了冰冷的泪水。

焦班尼弹簧般地跳了起来，他又看到了村子里那如同星星般的灯火，但他却感觉这灯火比刚才要温暖多了。

刚才自己还在梦里遨游的银河，还依然白茫茫地挂在天边，在黑漆漆的南地平线的上空盘成浓雾，右边的天蝎座上的红星辉煌灿烂，整个天空的位置似乎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焦班尼一溜烟跑下山岗。他又想起来了，母亲还没有吃晚饭，还在家里等待他的归来。焦班尼飞速穿过漆黑的松林，绕过牧场灰白色的栅栏，从刚才的入口处来到昏暗的牛舍前面。好像有人刚刚归来，外面停着一辆刚才还没有有的车子，车上装着两只木桶。

“晚上好。”焦班尼喊了一声。

“来了。”一位穿白肥腿裤的人立刻应声走出。

“有什么事吗？”

“今天没有给我们家送奶。”

“是吗？那可太对不起！”那人马上回到屋里拿来一瓶牛奶递给焦班尼，说，

“实在对不起。唉，今天晌午，我迷迷糊糊没关好小牛圈的栅栏门，一头小牛犊溜到母牛那儿，把奶吃掉了一半。”

“是吗？那我拿走了。”

“真是过意不去。”

“没什么。”

焦班尼两手捧着还温热的奶瓶，走出牧场栅栏。

他穿过村子里的林阴道，走上大街，走了一会儿，便来到十字路口，右前方大路的尽头就是刚才柯贝内拉他们出发去放河灯的地方，河上高大的桥头堡隐隐约约耸立在夜空中。

这时，十字路口的街边店铺前聚集着七八个女人，她们一边朝桥那边观望，一边交头接耳地谈论什么。再一看，桥上也有许多明晃晃的灯光。

焦班尼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他猛然冲着旁边的人大声问道：

“出什么事了？”

“小孩掉到河里去了。”一人说，其他人不约而同地看着焦班尼。焦班尼不顾一切地向大桥跑去。桥上人山人海，简直看不见河面。人群中还有穿白警服的警察。

焦班尼顺着桥墩飞也似地下到了开阔的河滩。

只见许多人手持灯火，沿着河滩匆匆忙忙地跑上跑下。对岸黑暗的堤坝上，也有七八盏灯火在移动。河面上早已不见土

瓜灯笼的影子，灰暗的河水发出轻微声响，静静地流淌着。

下游河滩有一块沙洲，上面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焦班尼快步来到人群面前，一眼就看到了刚才跟柯贝内拉在一起的马尔苏。马尔苏走过来对焦班尼说：

“焦班尼，柯贝内拉掉进河里去啦！”

“怎么会？什么时候掉进去的？”

“扎内利想从船上把土瓜灯笼推到河里去。不料船身一摇，他就栽到河里去了。柯贝内拉为了救他立刻跳到了水中，她奋力把扎内利推向船边，扎内利抓住船舷得救了，可柯贝内拉却再也不见了。”

“大家都去找了吗？”

“嗯，不久就都赶来了，柯贝内拉的父亲也来了。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扎内利已被领回家去了。”

焦班尼走进人群。面色铁青、尖下颏的柯贝内拉父亲身穿黑衣呆呆地直立着，四周围满了学生和村上的人。柯贝内拉的父亲右手攥着手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河面。

众人也都死死地盯着河面。周围静悄悄的。焦班尼只觉心里忐忑不安，双腿打颤。打鱼用的电石灯往来穿梭，黝黑的河水微波闪闪，奔流不息。

漫长的银河倒映在下游整个河面，似乎没有了河水，像是银河真的降临了人间。

这时，焦班尼感到柯贝内拉永远都要留在那条银河边上
了。

人们仍不死心，渴望柯贝内拉从浪花中跃出来，说一声“我游了好远好远”，或者是跑到哪个无人知晓的沙洲上，等待着人们去搭救。但是，柯贝内拉父亲断然地说：

“不行了。落水后，已经过了四十五分钟了。”

焦班尼猛地冲到博士跟前，本来想说自己知道柯贝内拉的去向，自己一直都和柯贝内拉走在一起，可是喉咙好像给什么东西堵住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博士还以为焦班尼前来问候，便将焦班尼端详了好一会儿。

“你是焦班尼君吧？今晚让你受累了。”博士亲切地说。

焦班尼半晌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儿地鞠躬。

“你父亲回来了吧？”博士紧紧握着手表，又问了一句。

“还没有。”焦班尼微微摇了摇头。

“怎么会呢？前天他还给我来信说他很好呢。今天总该回来了吧？或许船误期了不成？焦班尼君，明天放学后和大家一起来我家玩吧！”

说完，博士将视线移向下游那银河倒映的河面。

焦班尼百感交集，默默地离开了博士，他想快些把牛奶送到母亲身边，并把父亲就要回来的消息告诉母亲，于是一溜烟地沿着河滩向村子跑去。